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一百七十七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一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七

起開元浚瀨六月盡至北
閏茂八月凡二年有奇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下之上

武德七年六月辛丑上幸仁智宮避暑

帝作仁智宮於
宜州之宜君縣

辛亥瀧州扶州獠作亂遣南尹州都督李光度等擊

平之

瀧州永熙郡漢端溪縣地又瀧州信義縣武德四
年分懷德縣置仍置南扶州南尹州鬱林郡漢廣

鬱縣地後漢谷永為鬱林太守降烏潯人十餘萬開置七縣即此地也瀧呂江翻獠魯皓翻

丙辰

吐谷渾寇扶州

此扶州以生羌之地置注已見上吐從瞰入聲谷音浴

刺史蔣善

合擊走之

壬戌慶州都督楊文幹反

慶州弘化郡漢北地馬嶺方渠

縣地按宋白續通典慶州弘化郡東南三里有不密城後魏太統十一年置朔州隋文帝改置合川鎮十六年

置慶州以慶美取其嘉名今郡城名尉李城在洛水白馬兩川交口亦曰不密城附郭安化縣隋置合水縣武德改

合川縣貞觀改弘化縣尋隨郡改縣名管下華池縣漢歸德縣地樂盤縣漢富平縣地馬領方渠則為通遠軍

地矣史記正義曰漢都郅縣今慶州弘化縣是

初齊王元吉勸太子建成除秦王

世民曰當為兄手刃之

為于偽翻下迷為復為同

世民從上幸元吉第

元吉伏護軍宇文寶於寢內欲刺世民

刺七亦翻

建成性頗

仁厚遽止之元吉愠曰為兄計耳於我何有建成擅募

長安及四方驍勇二千餘人為東宮衛士

愠於問翻驍堅堯翻

分

屯左右長林號長林兵

東宮有左右長林門舊傳云建成私召四方驍勇并

考異曰

募長安惡少年二千餘人畜為宮甲分屯左右長林號長林兵實錄云元吉見秦王有大功每懷妬害言論醜

惡諧害日甚每謂建成曰當為大哥手刃之建成性頗仁厚初止之元吉數言不已建成後亦許之元吉因令

速發遂與建成各募壯士多匿罪人賞賜之圖行不軌其記室榮九思為詩以刺之曰丹青飾成慶玉帛擅專

諸而弗悟也典籤裴宣儼因免官改事秦府謂泄其事入禍之自殺斯人已後人皆振恐知其事莫有敢言後

乃連結宮闈與建成俱通德妃尹氏以為內援舊傳又云厚賂中書令封德彝以為黨助由是高祖頗疎太宗而加愛元吉令但擇取其可信者書之又密使右虞候率可達志從燕王

李藝發幽州突騎三百置宮東諸坊欲以補東宮長上

可達虜復姓騎奇寄翻燕因肩翻唐六典凡應宿衛官各從番第諸衛將軍中郎將郎將及諸衛率副率千牛備身備身左右太子千牛并上折衝果毅應宿衛者並一日上兩日下諸色長上若司階中候司戈並五日上十日下上時掌為人所告上召建成責之流可達志於

翻下上變同

舊州

舊音隨

楊文幹嘗宿衛東宮建成與之親厚私使募

壯士送長安上將幸仁智宮命建成居守世民元吉皆

從

守手又翻下同從才用翻

建成使元吉就圖世民曰安危之計決

在今歲又使郎將爾朱煥校尉橋公山以甲遺文幹二

人至幽州上變

幽州漢漆縣地漢末置新平郡東北有古幽亭後魏置幽州爾朱煥等至幽州

言有急變幽州以聞遂得至仁智宮遣于季翻將即亮翻校戶教翻

告太子使文幹舉兵

使表裏相應

考異曰統紀云建成遣郎將爾朱煥校尉橋公山齋甲以賜文幹令起兵煥等行

至幽州懼罪告之劉餗小說云人妄告東宮今從實錄

又有寧州人杜鳳舉亦詣

宮言狀上怒託他事手詔召建成令詣行在建成懼不

敢赴太子舍人徐師譽勸之據城舉兵

考異曰統紀作師譽今從實

錄

詹事主簿趙弘智勸之貶損軍服屏從者

屏必郢翻又卑正翻

詣上謝罪建成乃詣仁智宮未至六十里悉留其官屬

於毛鴻賓堡

後魏將毛鴻賓所築因以為名宋白曰三原縣有鴻賓柵後魏孝昌中蕭寶寅亂毛

鴻賓立柵捍之其故城在縣北一十五里

以十餘騎往見上

騎奇寄翻

叩頭謝罪

奮身自擲幾至於絕

幾居依翻

上怒不解是夜置之幕下

鄭康

成曰在上曰幕幕或在地展陳于上

飼以麥飯

飼祥史翻

使殿中監陳福防守

遣司農卿宇文穎馳召文幹

漢初置治粟內史景帝改曰大農武帝加司字梁置

十二卿曰司農卿掌邦國倉儲委積之事

穎至慶州以情告之文幹遂舉兵

反上遣左武衛將軍錢九隴與靈州都督楊師道擊之
甲子上召秦王世民謀之世民曰文幹豎子敢為狂逆
計府僚已應擒戮若不爾止應遣一將討之耳

將即亮翻上

曰不然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衆汝宜自行還立汝

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誅其子當封建成為蜀王

蜀兵脆弱

脆此肉翻

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

取之易耳

易以政翻

上以仁智宮在山中恐盜兵猝發夜帥

宿衛南出山外

帥讀曰率

行數十里東宮官屬繼至皆令三

十人為隊分兵圍守之明日復還仁智宮

考異曰實錄云高祖之

出山也建成憂憤卧于幕下天策兵曹杜淹請因亂襲之建成左右亦有斯請令上並拒而不納唐統紀云太宗之從內出夜經建成幕度建成侍衛左右唯有十人並來跪捧太宗足皆云今日之事一聽王旨若遣屏除今其時也太宗叱而止之既而還向府僚說其事衆僚文武並進曰文幹為儲君作逆天下共知假手宮臣正合天意太宗曰寡人始奉恩旨何忍旋踵即有所違卿與之言必無此理府僚又請終拒而不聽按是時高祖無誅建成意左右何敢輒殺之今不取

世民既行元吉與妃嬪更迭為建

成請封德彝復為之營解於外

偽於翻

上意遂變復遣建

成還京師居守惟責以兄弟不睦歸罪於太子中允王

珪左衛率韋挺

左右衛率掌東宮羽衛兵仗之政令正四品上率所律翻

天策兵曹

參軍杜淹並流於舊州

舊音髓

挺冲之子也

韋冲事隋文帝招撫叛胡

以赴長城之役又著績於南方初洛陽既平杜淹久不得調

調徒弔翻

欲求

事建成房玄齡以淹多狡數恐其教導建成益為世民

不利乃言於世民引入天策府突厥寇代州之武周

城武周城漢屬鴈門郡魏晉省後魏屬代郡隋廢入朔州雲內縣杜佑曰朔州馬邑郡治善陽縣有秦馬邑

城武周塞州兵擊破之秋七月己巳苑君璋以突厥

寇朔州總管秦武通擊却之楊文幹襲陷寧州

宋白曰寧

州以安寧取稱九域志
北至慶州一百二十里

驅掠吏民出據百家堡

百家堡在慶州

馬嶺縣

秦王世民軍至寧州其黨皆潰癸酉文幹為其麾

下所殺傳首京師獲宇文頴誅之 丁丑梁師都行臺

白伏願來降

降戶江翻

戊寅突厥寇原州遣寧州刺史鹿

大師救之又遣楊師道趨大木根山

大木根山在雲中河之西拓拔氏之

先所居也

庚辰突厥寇隴州遣護軍尉遲敬德擊之

尉紆勿翻

吐谷渾寇岷州辛巳吐谷渾党項寇松州

吐從暇入聲谷音浴

癸未突厥寇陰盤

陰盤縣漢屬安定晉屬京兆後魏置平涼郡隋唐蜀涇州唐後改陰盤曰

潘原 甲申扶州刺史蔣善合擊吐谷渾於松州赤磨鎮

破之 已丑突厥吐利設與苑君瑋寇并州 甲子車

駕還京師 或說上曰 說翰內翻 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

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 厥九勿翻 若焚長安而不都則胡

寇自息矣上以為然遣中書侍郎宇文士及踰南山至

樊鄧行可居之地 踰長安南山出商州即至樊鄧行下孟翻 將徙都之太子

建成齊王元吉裴寂皆贊成其策蕭瑀等雖知其不可

而不敢諫 瑀音禹 秦王世民諫曰戎狄為患自古有之陛

下以聖武龍興光宅中夏

夏戶雅翻

精兵百萬所征無敵奈

何以胡寇擾邊遽遷都以避之貽四海之羞為百世之

笑乎彼霍去病漢廷一將猶志滅匈奴

霍去病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

將即亮翻

況臣忝備藩維願假數年之期請係頡利之頸致

之闕下

頡奚結翻

若其不效遷都未晚上曰善建成曰昔樊

噲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

事見十二卷漢惠帝三年

秦王之言得

無似之世民曰形勢各異用兵不同樊噲小豎何足道

乎不出十年必定漠北非虛言也

為太宗滅突厥張本

上乃止建

成與妃嬪因共譖世民曰突厥雖屢為邊患得賂即退

秦王外託禦寇之名內欲總兵權成其篡奪之謀耳上

校獵城南太子秦齊王皆從

從才用翻

上命三子馳射角勝

建成有胡馬肥壯而喜蹶

喜許記翻

以授世民曰此馬甚駿

能超數丈澗弟善騎

騎奇寄翻

試乘之世民乘以逐鹿馬蹶

世民躍立於數步之外馬起復乘之

復扶又翻

如是者三顧

謂宇文士及曰彼欲以此見殺死生有命庸何傷乎建

成聞之因令妃嬪譖之於上

令力丁翻
嬪毗宿翻

曰秦王自言我

有天命方為天下主豈有浪死上大怒先召建成元吉

然後召世民入責之曰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

求之一何急邪

邪音耶

世民免冠頓首請下灋司案驗

下

嫁翻上怒不解會有司奏突厥入寇上乃改容勞勉世民

命之冠帶與謀突厥

厥九勿翻勞力到翻冠古玩翻

閏月己未詔世民

元吉將兵出幽州以禦突厥

將即亮翻

上餞之於蘭池

蘭池即秦

始皇遇盜之地史記注曰地理志渭城縣有蘭池宮正義曰括地志蘭池陂即古之蘭池在咸陽縣界秦記曰

始皇引渭水為池築為蓬瀛刻石為鰲長二百丈遇盜之處也

上每有寇盜輒命世民

討之事平之後猜嫌益甚 初隋末京兆韋仁壽為蜀

郡司瀆書佐

按新書百官志諸州法曹司法參軍掌鞠獄麗法督盜賊知贓賄沒入又有參軍事

注云武德初改行書佐曰行參軍尋又改曰參軍事則書佐即參軍之任也

所論囚至市猶

西向為仁壽禮佛然後死

史言韋仁壽論刑人自以為不寃為於偽翻

唐興

龔弘達帥西南夷內附朝廷遣使撫之

帥讀曰率使疏吏翻類皆

貪縱遠民患之有叛者仁壽時為雋州都督長史上聞

其名命檢校南寧州都督寄治越雋

雋州越雋郡雋音髓長知兩翻使

之歲一至其地慰撫之仁壽性寬厚有識度既受命將

兵五百人至西洱河

將即亮翻
洱仍吏翻

周歷數千里蠻夷豪帥

皆望風歸附來見仁壽仁壽承制置七州十五縣各以

其豪帥為刺史縣令

按舊書地理志是年置西寧豫西
平利南雲磨南寧七州志又有西

平州亦是年
置帥所類翻

灋令清肅蠻夷悅服將還

還從宣翻
又音如字

豪帥

皆曰天子遣公都督南寧何為遽去仁壽以城池未立

為辭蠻夷即相帥為仁壽築城立廨舍

帥讀曰率為於
偽翻廨古隘翻

旬日而就仁壽乃曰吾受詔但令巡撫不敢擅留蠻夷

號泣送之

號戶
高翻

因各遣子弟入貢壬戌仁壽還朝

朝直
遙翻

上大悅命仁壽徙鎮南寧以兵戍之苑君璋引突厥

寇朔州

厥九勿翻

八月戊辰突厥寇原州已巳吐谷渾寇

鄯州

鄯州西平郡禿髮氏所都之地鄯時戰翻

壬申突厥寇忻州丙子寇

并州京師戒嚴戊寅寇綏州

綏州雕陰郡雕陰古縣漢屬上郡今延州以北橫山

之地也孫恂曰綏州春秋時為白狄所居秦為上郡後魏置上州又改為綏州取綏德縣為名刺史劉

大俱擊却之是時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連營南

上頡奚結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上時掌翻秦王世民引兵拒之會關中久

雨糧運阻絕士卒疲於征役器械頓弊

頓讀曰鈍

朝廷及軍

中咸以為憂世民與虜遇於幽州勒兵將戰已卯可汗

帥萬餘騎奄至城西陳於五隴阪

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下同陳讀曰陣下虜陳同

阪音反

將士震恐世民謂元吉曰今虜騎憑陵不可示之

以怯當與之一戰汝能與我俱乎元吉懼曰虜形勢如

此奈何輕出萬一失利悔可及乎世民曰汝不敢出吾

當獨往汝留此觀之

世民獨出外以威示突厥內以服元吉之心

世民乃帥騎

馳詣虜陳告之曰國家與可汗和親何為負約深入我

地我秦王也可汗能鬪獨出與我鬪若以衆來我直以

此百騎相當耳。頡利不之測，笑而不應。

頡利素服秦王，神武恐其以百

騎挑戰而伏大兵，四合以擊之，故不敢應。

世民又前遣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

盟，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

古者盟誓質諸

天地山川鬼神，歃血而已。後世有對神立誓者，有禮佛立誓者，始有香火之事。

突利亦不應。

秦王

以此疑頡利之心，突利恐因此為頡利所疑，故亦不敢應。

世民又前將渡溝水，頡利

見世民輕出，又聞香火之言，疑突利與世民有謀，乃遣

止世民曰：「王不須度，我無它意，更欲與王申固盟約耳。」

乃引兵稍却。是後霖雨益甚，世民謂諸將曰：「虜所恃者

弓矢耳

將即亮翻

今積雨彌時筋膠俱解弓不可用彼如飛

鳥之折翼

折而設翻

吾屋居火食刀槩犀利

犀堅也

以逸制勞

此而不乘將復何待

復扶又翻

乃潛師夜出冒雨而進突厥

大驚世民又遣說突利以利害

說輸芮翻

突利悅聽命頡利

欲戰突利不可乃遣突利與其夾畢特勒阿史那思摩

來見世民請和親世民許之思摩頡利之從叔也

從才用翻

突利因自託於世民請結為兄弟世民亦以恩意撫之

與盟而去

為後突利先來降張本

庚寅岐州刺史柴紹破突厥

於杜陽谷

杜陽山在岐州扶風縣孔穎達詩譜曰周原者岐山陽地屬杜陽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

杜陽漢縣屬扶風有杜陽山山北有杜陽谷

壬申突厥阿史那思摩入見

見賢通翻

上引升御榻慰勞之

勞力到翻

思摩貌類胡不類突厥

故處羅疑其非阿史那種

厥九勿翻種章勇翻

歷處羅頡利世常

為夾畢特勒終不得典兵為設既入朝

處昌呂翻頡奚結翻朝直遙翻

賜爵和順王

丁酉遣左僕射裴寂使於突厥

使疏吏翻

九月癸卯日南人姜子路反

日南郡德州後改驩州

交州都督王

志遠擊破之

癸卯突厥寇綏州都督劉大俱擊破之

獲特勒三人 冬十月己巳突厥寇甘州 辛未上校

獵於鄠之南山 鄠縣屬京兆在南山下北至長安城六十里鄠音戶 癸酉幸終南

鄠道元曰武功縣太一山古文以為終南山在武功縣西南按鄠長安之西南山皆曰終南山終亦作中

吐谷渾及羌人寇疊州陷合川 疊州合川郡治疊川秦漢以來為諸羌保據後

周武帝逐吐谷渾取羣山重疊之義置疊州合川縣後周置西疆郡隋廢為縣所治吐谷渾馬救城唐武德三

年移治交戍城吐從瞰入聲谷音浴 丙子上幸樓觀謁老子祠 岐州鹽

樓觀老子祠觀古玩翻 癸未以太牢祭隋文帝陵 十一月丁卯

上幸龍躍宮 京兆高陵縣西四十里有龍躍宮 庚午還宮 太子詹事

裴矩權檢校侍中

太子詹事正三品掌東宮三寺十率府之政令唐改隋納言為侍中

八年春正月丙辰以壽州都督張鎮周為舒州都督

壽州

淮南郡南朝曰豫州北朝曰揚州隋開皇九年曰壽州

鎮周以舒州本其鄉里到

州就故宅多市酒肴召親戚故人與之酣宴

酣戶甘翻

散髮

箕踞如為布衣時凡十日既而分贈金帛泣與之別曰

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之後則舒州都督

治百姓耳

治直之翻

君民禮隔不得復為交遊

復扶又翻下復置同

自

是親戚故人犯法一無所縱境內肅然 丁巳遣右武

衛將軍段德操徇夏州地

夏戶雅翻

吐谷渾寇疊州

吐從瞰入聲谷

音浴

是月突厥吐谷渾各請互市詔皆許之

厥九勿翻

先是

中國喪亂民乏耕牛至是資於戎狄雜畜被野

先悉薦翻喪息

浪翻畜許救翻被皮義翻

夏四月乙亥党項寇渭州

党底朗翻

甲申

上幸鄠縣校獵於甘谷

鄠縣有甘亭夏啟與有扈氏戰之地甘水出南山甘谷北流逕

秦蒔陽宮西又北逕甘亭西鄠音戶

營太和宮於終南山

長安城南五十里有太和谷太

和宮丙戌還宮

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使請昏

突厥大臣曰葉

護西突厥可汗自葉護為可汗因號統葉護可汗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使疏史翻

上謂裴矩曰

西突厥道遠緩急不能相助今求昏何如對曰今北狄

方彊為國家今日計且當遠交而近攻

用秦范
雎之言

臣謂宜

許其昏以威頡利

頡奚
結翻

俟數年之後中國完實足抗北

夷然後徐思其宜上從之

考異曰新舊傳皆云
封德彝之謀今從實錄

遣高

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大喜道立上之從子也

從才
用翻

初上以天下大定罷十二軍

見上卷
上年

既而突厥為寇

不已辛亥復置十二軍以太常卿竇誕等為將軍簡練

士馬議大舉擊突厥

甲寅涼州胡睦伽陀引突厥襲

都督府

孫恆曰睦姓也伽求迎翻

入子城長史劉君傑擊破之

長知兩翻

六月甲子上幸太和宮

丙子遣燕郡王李藝屯華

亭縣

華亭縣隋大業初置屬安定郡義寧二年分置隴州至元和三年并入汧源縣燕因肩翻

及彈

箏峽

皆以守隴道箏音爭

水部郎中姜行本斷石嶺道以備突厥

唐制水部郎中掌天下川瀆陂池之政令以導達溝洫堰決溝渠凡舟楫灌漑之利皆總而舉之凡諸曹郎中

從五品上員外郎從六品

丙戌頡利可汗寇靈州

頡奚結翻

上斷丁管翻厥九勿翻

可從刊入聲汗音寒

丁亥以右衛大將軍張瑾為行軍總管以禦

之以中書侍郎溫彥博為長史先是上與突厥書用敵

國禮

先悉薦翻

秋七月甲辰上謂侍臣曰突厥貪婪無厭

盧婪

南翻厭於鹽翻

朕將征之自今勿復為書

復扶又翻

皆用詔勅

丙

午車駕還宮

己酉突厥頡利可汗寇相州

相州疑雷作栢州北

時突厥兵不能至相州也

睦伽陀攻武興

蜀有武興鎮後魏置東益州梁為武興蕃王國

西魏改曰興州順政郡此非睦伽陀所攻者也按晉書地理志永寧中張軌為涼州刺史鎮武威上表請合秦雍流移人於姑臧西北置武興郡睦伽陀所攻者即此武興故城

丙辰代州都督蘭

暮與突厥戰於新城不利

新城在新城在馬邑南

復命行軍總管張瑾

屯石嶺李高遷趣大谷以禦之

大谷當作太谷舊曰陽邑隋開皇十八年更名

太谷屬并州宋白曰并州太谷縣本漢陽邑縣今縣東十五里陽邑故城是也後魏大武景明二年復置陽邑縣隋開皇十八年改陽邑為太谷因縣西太谷為名復扶又翻趨七喻翻

丁巳命秦王出屯

蒲州以備突厥

考異曰舊本紀八月六日突厥寇定州命皇太子往幽州秦王往并州以備

突厥唐歷亦同今據實錄七月秦王出蒲州八月無太子往幽州秦王往并州事

八月壬戌

突厥踰石嶺寇并州癸亥寇靈州丁卯寇潞沁韓三州

沁原漢穀遠縣地後魏改名隋恭帝義寧元年置義寧郡武德元年置沁州又以潞州之襄垣黎城涉銅鞮柳

等縣置韓州沁七鳩翻

左武侯大將軍安修仁擊睦伽陀於且

渠州破之

且子余翻且渠川沮渠氏之墟也沮渠蒙遜據涼州川以是得名

詔安州大

都督李靖出潞州道行軍總管任瓌屯太行以禦突厥

行戶剛翻

頡利可汗將兵十餘萬大掠朔州

頡奚結翻可從刊入

聲汗音寒將即亮翻

壬申并州道行軍總管張瑾與突厥戰於太

谷全軍皆沒瑾脫身奔李靖行軍長史溫彥博為虜所

執

長知雨翻

虜以彥博職在機近

中書侍郎機近之官

問以國家兵糧

虛實彥博不對虜遽之陰山庚辰突厥寇靈武

考異曰實錄

統紀並云寇廣武按北邊地名無廣武下云靈州都督敗之蓋靈武字誤耳今按舊唐志代州鴈門漢廣武

縣或者寇廣武即太谷乘勝之兵歟史臣以漢古縣名稱鴈門為廣武耳

甲申靈州都督任

城王道宗擊破之

道宗所破者癸亥寇靈州之兵詳見通鑑舉要

丙戌突厥寇

綏州丁亥頡利可汗遣使請和而退

使疏吏翻

九月癸巳

突厥沒賀咄設陷并州一縣丙申代州都督藺暮擊破

之 癸卯初令太府檢校諸州權量

檢校其輕重大也唐制凡度以北

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一尺

二寸為大尺十尺為丈凡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

黍為籥二籥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三斗為大斗十

斗為斛凡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為銖二十四銖

為兩三兩為大兩十六兩為斤其量制公私又不用籥

合內之分則有抄撮之細程大昌曰杜佑通典叙六朝

賦稅而論其總曰其度量三升當今一升秤則三兩當

今一兩尺則尺二寸當今一尺註云當今謂即時即時

者當佑
之時也

丙午右領軍將軍王君廓破突厥於幽州俘

斬二千餘人

突厥寇蘭州

蘭州當置於漠西河郡蘭縣界而新舊志並不載

冬十月壬申吐谷渾寇疊州遣扶州刺史蔣善合救之

吐從嗽入聲谷音浴

戊寅突厥寇鄯州遣霍公柴紹救之

厥九勿翻

突厥既能寇鄯州則上之蘭州為蘭州未可知也鄯時戰翻

十一月辛卯朔上幸

宜州 權檢校侍中裴矩罷判黃門侍郎 戊戌突厥

寇彭州

武德元年以寧州彭原縣置彭州

庚子以天策司馬宇文士

及權檢校侍中

辛丑徙蜀王元軌為吳王漢王元慶

為陳王 癸卯加秦王世民中書令齊王元吉侍中

丙午吐谷渾寇岷州 戊申眉州山獠反

眉州通義郡本漢犍為郡

南安縣地西魏置眉州因峨眉山而名獠魯皓翻

十二月辛酉上還至京師

庚辰上校獵於鳴犢泉辛巳還宮 以襄邑王神符

檢校揚州大都督始自丹陽徙州府及居民於江北

由此

廣陵專揚州之名

九年春正月己亥詔太常少卿祖孝孫等更定雅樂

少詩

照翻更工衡翻

甲寅以左僕射裴寂為司空日遣員外郎一

人更直其第 二月庚申以齊王元吉為司徒 丙子

初令州縣祀社稷又令士民里閭相從立社

閭侯肝翻閭也里門

謂之

各申祈報

春夏祈而秋冬報

用洽鄉黨之歡戊寅上祀社

稷 丁亥突厥寇原州遣折威將軍楊毛擊之

折威將軍十二

軍將軍之一也寧州道為折威軍

三月庚寅上幸昆明池壬辰還宮

癸巳吐谷渾党項寇岷州

戊戌益州道行臺尚書

郭行方擊眉州叛獠破之

獠魯皓翻

壬寅梁師都寇邊陷

靜難鎮

難乃旦翻

丙午上幸周氏陂

辛亥突厥寇靈州

厥九
勿翻

乙卯車駕還宮

癸丑南海公歐陽脩奉使在

突厥帥其徒五十人謀掩襲可汗牙帳

使疏吏翻帥讀曰率可從刊入

聲汗音寒

考異曰實紀云五十人按

奉使安得五千人蓋十字誤作千字耳

事泄突厥囚之

丁巳突厥寇涼州都督長樂王幼良擊走之

樂音洛

戊午郭行方擊叛獠於洪雅二州大破之

歷考新舊志劍南有雅州

無洪州或曰即眉州洪雅縣二州二字衍隋開皇十三年以西魏嘉州洪雅鎮置縣宋白曰因洪雅川為名

俘男女五千口

夏四月丁卯突厥寇朔州庚午寇原

州癸酉寇涇州

戊寅安州大都督李靖與突厥頡利

可汗戰於靈州之硤石自旦至申突厥乃退 太史令

傅奕上疏

唐太史令從五品下掌觀察天文稽定歷數凡日月星辰之變風雲氣色之異上時掌翻

請除佛灋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

妖於驕翻

漢譯胡書恣其

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

租賦偽啟三塗謬張六道

釋氏以地獄餓鬼畜生為三塗言人之為惡者必墮此也

入添阿修羅天神地祇為六道

恐惕愚夫

惕令入請如喝呼葛翻

詐欺庸品乃追

懺既往之罪

懺楚鑒翻釋氏以自陳悔過為懺

虛規將來之福布施萬

錢希萬倍之報

施式政翻

持齋一日冀百日之糧遂使愚迷

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有造為惡逆身墜刑網
方乃獄中禮佛規免其罪且生死壽夭

夭於矯翻

由於自然

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
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
矣降自義農至於有漢皆無佛瀦君明臣忠祚長年久

漢明帝始立胡神西域桑門自傳其瀦

事見四十五卷漢明帝永明八

年西晉以上國有嚴科不許中國之人輒行髡髮之事

洎于苻石羌胡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襄足

為明鏡

謂梁武帝餓死臺城齊文襄為膳奴所戕也

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

翦刻繒絲裝束泥人競為厭魅

尼女夷翻繒慈陵翻厭於琰翻魅音媚

迷

惑萬姓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

一紀教訓可以足兵

長知兩翻

四海免蠶食之殃百姓知威

福所在則妖惑之風自革淳朴之化還興

妖於驕翻

竊見齊

朝章仇子佗表言僧尼徒衆糜損國家寺塔奢侈虛費

金帛

沙門或曰桑門亦聲相近總謂之僧皆胡言也僧譯為和命衆桑門為息心比丘為乞俗人之信憑

道法者男曰優婆塞女曰優婆夷其為沙門者初修十誠曰沙彌而終於二百五十則具足成大僧佛弟子收

奉舍利建宮宇謂為塔亦胡言猶宗廟也故世稱塔廟

為諸僧附會宰相對朝讒

毀

言對朝廷而肆讒毀也朝直遙翻

佗竟被囚繫刑於都市義翻周武平齊制封其墓臣雖

不敏竊慕其蹤上詔百官議其事唯太僕卿張道源稱

被皮義翻

奕言合理

古有太僕正漢九卿有太僕梁十二卿有太僕卿唐太僕卿掌邦國廐牧車輿之政令

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灋

引孝經之言瑀音禹

當治其罪

治直之翻

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

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

釋典謂佛以王太子出家故言以世嫡叛其父釋氏之法

不拜君親故言以匹夫抗天子

蕭瑀不生於空桑

昔有莘氏女採桑於伊川得嬰兒于空桑

中言其母孕於伊水之濱夢神告之曰白水出而東走母明而視之曰水出焉告其隣居而走顧望其邑咸為水矣其母化為空桑子在其中萃女取而獻之長有賢德殷以為尹是為伊尹乃遵無父之教

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

亦以孝經之言難瑀也

瑀不能對但合手

曰地獄之設正為是人

釋氏之說謂為善者則升天堂為惡者墮地獄為于偽翻

上

亦惡沙門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皆如奕言又寺觀

隣接厯邸溷雜屠沽

惡鳥路翻觀古玩翻下同

辛巳下詔命有司沙

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練行者遷居大寺觀給

其衣食毋令闕乏

行下孟翻
觀古喚翻

庸猥麤穢者悉令罷道勒

還鄉里京師留寺三所觀二所諸州各留一所餘皆罷

之傳奕性謹密既職在占候杜絕交遊所奏災異悉焚

其藁人無知者

癸未突厥寇西會州

武德二年以平涼郡之會寧鎮

置西會州
厥九勿翻

五月戊子虔州胡成郎等殺長史叛歸梁

師都

虔州當作虔
州長知兩翻

都督劉旻追斬之

壬辰党項寇廓

州

廓州澆河郡古邯
川之地党底朗翻

戊戌突厥寇秦州

壬寅越州

人盧南反殺刺史寧道明

北嶺南之越
州後改廬州

丙午吐谷渾

党項寇河州

吐從嫩入聲谷音洛

突厥寇蘭州

蘭州金城郡漢金城郡之枝陽

縣地以阜蘭山名州

丙辰遣平道將軍柴紹將兵擊胡

歧州道為平道

軍柴紹為將軍紹將即亮翻

六月丁巳太白經天

漢天文志曰太白經天天下革

民更王永康註云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太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則經天晉灼云日陽也日出則星亡晝見午上為經天劉向五紀論曰太白少陰弱不得專行故以己未為界不得經天而行經天則晝見其占為兵喪為不臣為更王彊國弱小國彊

秦王世民既與太子建成齊

王元吉有隙以洛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變欲出保之

乃以行臺工部尚書溫大雅鎮洛陽遣秦府車騎將軍

榮陽張亮將左右王保等千餘人之洛陽

騎奇寄翻亮將即亮翻之

往也陰結納山東豪傑以俟變多出金帛恣其所用元吉

告亮謀不軌下吏考驗

下退嫁翻

亮終無言乃釋之使還洛

陽建成夜召世民飲酒而酖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數升

吐土故翻

淮安王神通扶之還西宮

西宮蓋即弘義宮新書曰秦王居西宮之承乾

殿上幸西宮問世民疾敕建成曰秦王素不能飲自今

無得復夜飲

復扶又翻下可復不復事復能復同

因謂世民曰首建大謀

削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為嗣汝固辭

事見前嗣祥吏翻

且建成年長為嗣日久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似不相

容同處京邑必有紛競

長知兩翻處昌呂翻

當遣汝還行臺居洛

陽自陝以東皆主之

秦王時領陝東道大行臺陝失冉翻

仍命汝建天子

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

梁孝王事見漢景帝紀

世民涕泣辭以不

欲遠離膝下

離力智翻

上曰天下一家東西兩都道路甚邇

舊書地理志東都在西都之東八百五十里

吾思汝即往毋煩悲也將行建

成元吉相與謀曰秦王若至洛陽有土地甲兵不可復

制

復扶又翻

不如留之長安則一匹夫耳取之易矣乃密令

數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聞往洛陽無不喜躍觀其志

趣恐不復來又遣近幸之臣以利害說上

易以政翻上時掌翻說輸

為翻上意遂移事復中止建成元吉與後宮日夜譖訴世

民於上

後宮即尹德妃張嬖好等

上信之將罪世民陳叔達諫曰秦

王有大功於天下不可黜也且性剛烈若加挫抑恐不

勝憂憤或有不測之疾

勝音升

陛下悔之何及上乃止元

吉密請殺秦王上曰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狀未著何以

為辭元吉曰秦王初平東都顧望不還散錢帛以樹私

恩又違勅命非反而何但應速殺何患無辭上不應秦

府僚屬皆憂懼不知所出行臺考功郎中房玄齡謂比

部郎中長孫無忌曰

唐制考功郎中屬吏部掌文武官吏之考課考課之法有四善二十

七最比部屬刑部掌勾諸司百僚俸料公廨賦贖調敘
徒役課程通懸數物周知內外之經費而總勾之比音

毗今嫌隙已成一旦禍機竊發豈惟府朝塗地

府朝猶言府廷

也漢時郡僚謂本郡為
郡朝亦比類朝直連翻

乃實社稷之憂莫若勸王行周

公之事以安家國

謂周公誅管蔡也

存亡之機間不容髮正在

今日無忌曰吾懷此久矣不敢發口今吾子所言正合

吾心謹當白之乃入言世民世民召玄齡謀之玄齡曰
大王功蓋天地當承大業今日憂危乃天贊也願大王
勿疑乃與府屬杜如晦共勸世民誅建成元吉建成元
吉以秦府多驍將欲誘之使為己用

驍堅亮翻將即亮翻誘音酉

密

以金銀器一車贈左二副護軍尉遲敬德

時秦齊府各置左右六府

護軍尉遲勿翻

并以書招之曰願近長者之眷以敷布衣之交

長知兩翻

敬德辭曰敬德蓬戶甕牖之人遭隋末亂離久淪

逆地罪不容誅秦王賜以更生之恩

事見一百八十八卷三年今又

策名藩邸

左傳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杜預註云名書於所臣之策

唯當殺身以

為報於殿下無功不敢謬當重賜若私交殿下乃是二

心徇利忘忠殿下亦何所用建成怒遂與之絕敬德以

告世民世民曰公心如山嶽雖積金至斗

斗謂北斗唐詩曰身後

堆金柱北斗蓋時人常語也

知公不移相遺但受何所嫌也

遺唯季翻

且

得以知其陰計豈非良策不然禍將及公既而元吉使

壯士夜刺敬德敬德知之洞開重門

刺七亦翻重直龍翻

安卧不

動刺客屢至其庭終不敢入

畏其勇也

元吉乃譖敬德於上

詔下獄訊治

下退嫁翻
治直之翻

將殺之世民固請得免又譖左

一馬軍總管程知節出為康州刺史

武德元年以成州
同谷縣置西康州

知節謂世民曰大王股肱羽翼盡矣身何能久知節以

死不去願早決計又以金帛誘右二護軍段志玄志玄

不從

誘音
西

建成謂元吉曰秦府智畧之士可憚者獨房

玄齡杜如晦耳皆譖之於上而逐之世民腹心唯長孫

無忌尚在府中與其舅雍州治中高士廉右候車騎將

軍三水侯君集

長知兩翻右候車騎將軍以車騎將軍
屬右候衛也三水縣漢屬安定郡隋唐

屬邠州宋白曰三水縣以縣界存羅川及尉遲敬德等
谷三泉並流為名雍于用翻騎奇寄翻

尉紆勿翻日夜勸世民誅建成元吉世民猶豫未決問於靈

州大都督李靖靖辭問於行軍總管李世勣世勣辭世

民由是重二人

靖考異曰統紀云秦王懼不知所為李靖李勣數言大王以功高被疑靖等請

申犬馬之力劉餗小說太宗將誅蕭牆之惡以主社稷謀於衛公靖靖辭謀於英公徐勣勣亦辭帝由是珍此二人二說未知誰得其實然劉說近厚有益風化故從之舊建成傳又云封德彝密勸太宗誅建成世民不從德彝更言於上曰秦王既有大功終不為太子之下若不立之願早為之所又說建成作亂曰夫為四海者不顧其親漢高乞羹此之謂矣按許敬宗傳云敬宗父善心及虞世南兄世基皆為宇文化及所殺封德彝時為

內史舍人備見其事嘗謂人曰世基被誅世南匍匐而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人以為口實敬宗銜之及為德彝立傳盛加會突厥郁射設將數萬騎屯河其惡此亦近誣今不取

南入塞圍烏城

烏城蓋在鹽州五原縣烏鹽池或曰在朔方烏水上杜佑曰武威郡南二里在

烏城守捉將即亮翻

建成薦元吉代世民督諸軍北征

上從之命元吉督右武衛大將軍李藝天紀將軍張瑾

等救烏城

關內十二軍涇州道曰天紀軍置將軍一人

元吉請尉遲敬德程

知節段志玄及秦府右三統軍秦叔寶等與之偕行簡閱秦王帳下精銳之士以益元吉軍率更丞王晙密告

世民曰

唐志太子率更寺令一人從四品上丞二人從七品上掌宗族次序禮樂刑罰及漏刻之政令

更工衡翻
暄之日翻

太子語齊王令汝得秦王驍將精兵擁數萬

之衆吾與秦王餞汝於昆明池使壯士拉殺之於幕下

奏云暴卒主上宜無不信

語牛倨翻拉盧合翻驍堅亮
翻將即亮翻考異曰舊傳

以為建成實有此言而暄告之按建成前酖秦王高祖
已知之令若明使壯士拉殺而欺云暴卒高祖豈有肯
信之理此說殆同兒戲今但云暄告建成等
則事之虛實皆未可知所謂疑以傳疑也

吾當使人

進說令授吾國事敬德等既入汝手宜悉坑之孰敢不

服世民以暄言告長孫無忌等無忌等勸世民先事圖

之先悉世民歎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

薦翻

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敬德曰人情誰

不愛其死今衆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禍機垂發而王

猶晏然不以為憂大王縱自輕如宗廟社稷何大王不

用敬德之言敬德將竄身草澤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

手受戮也無忌曰不從敬德之言事今敗矣敬德等必

不為王有無忌亦當相隨而去不能復事大王矣

敬德無忌

詭言逃去以激世民使之速發復扶又翻下同

世民曰吾所言亦未可全棄公

更圖之敬德曰王今處事有疑非智也臨難不決非勇

也

處昌呂翻

且大王素所畜養勇士八百餘人

畜吁玉翻

在外者

今已入宮探甲執兵

探音宦

事勢已成大王安得已乎世

民訪之府僚皆曰齊王凶戾終不肯事其兄比聞護軍

薛實嘗謂齊王曰

比毗至翻此齊府護軍也

大王之名合之成唐字

大王終主唐祀

合音閣

齊王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

掌耳彼與太子謀亂未成已有取太子之心亂心無厭

厭於鹽翻

何所不為若使二人得志恐天下非復唐有

復扶又翻

又並音如字翻下聽復同以大王之賢取二人如拾地芥耳奈何徇

匹夫之節忘社稷之計乎世民猶未決衆曰大王以舜

為何如人曰聖人也衆曰使舜浚井不出則為井中之

泥塗廩不下則為廩上之灰安能澤被天下灋施後世

乎是以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蓋所存者大故也舜使

既入從而拚之舜穿井為匿空旁出使塗廩捐階瞽瞍

焚廩舜以兩笠自扞而下家語孔子曰舜事瞽瞍小杖

則受大杖則走被皮義翻世民命卜之幕僚張公謹自外來取龜投

地說苑曰靈龜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曰卜以決疑今

陽上高象天下平法地易號為龜

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於是定計考

異曰唐歷云布卦未畢張公謹適自外至諫曰夫事不可疑而疑者其禍立至今假使卜之不吉其可已乎遂

折著秦王曰善
今從舊唐書

世民令無忌密召房玄齡等曰敕旨不

聽復事王今若私謁必坐死不敢奉教

房玄齡之言亦以激發世民

世民怒謂敬德曰玄齡如晦豈叛我邪

邪音耶

取所佩刀

授敬德曰公往觀之若無來心可斷其首以來

斷丁管翻

敬

德往與無忌共諭之曰王已決計公宜速入共謀之吾

屬四人不可羣行道中乃令玄齡如晦著道士服

著陟畧同

與無忌俱入敬德自它道亦至己未太白復經天傳奕

密奏太白見秦分

見賢遍翻分扶問翻

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

授世民於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臣於

兄弟無絲毫負今欲殺臣似為世充建德報讐臣今枉

死永違君親魂歸地下實恥見諸賊上省之愕然

為手偽翻

省悉景翻報曰明當鞠問汝宜早參

明謂明日也參謂朝參

庚申世民

帥長孫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門

玄武門宮城北門帥讀曰率長知兩翻

張婕妤竊知世民表意馳語建成

婕妤音接子語牛倨翻

建成召

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官府兵託疾不朝以觀形勢

朝直

遙翻建成曰兵備已嚴當與弟入參自問消息乃俱入趣

玄武門

趣七喻翻

上時已召裴寂蕭瑀陳叔達等欲按其事

瑀音禹

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即跋馬東歸官府

跋蒲拔翻

跋馬者搖竦馬銜偏促一響又以兩足搖鼓馬腹使之迴走

又世民從而呼之元吉張

弓射世民再三不彀

控弦不開所以不至於彀蓋倉皇失措也射而亦翻下同

世民

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將七十騎繼至

將即亮翻騎奇寄翻下同

左

右射元吉墜馬世民馬逸入林下為木枝所絓

絓胡卦翻

墜

不能起元吉遽至奪弓將扼之敬德躍馬叱之元吉步

欲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殺之翊衛車騎將軍馮翊馮立

太子左右衛率府所領亦有親勲翊三衛府聞建成死歎曰豈有生受其恩

而死逃其難乎難乃旦翻乃與副護軍薛萬徹屈咥直府左

車騎萬年謝叔方屈咥直即驅咥直也屬帳內府咥徒結翻又丑栗翻萬年亦縣本隋大興

縣武德元年更名帥東宮齊府精兵二千馳趣玄武門帥讀曰率趣七

喻翻張公謹多力獨閉關以拒之不得入雲麾將軍敬君

弘掌宿衛兵屯玄武門雲麾將軍梁百二十五號將軍之一也唐為武散階從三品上

挺身出戰所親止之曰事未可知且徐觀變俟兵集成

列而戰未晚也君弘不從與中郎將呂世衡大呼而進

皆死之

唐諸衛中郎將皆正四品下呼大故翻

君弘顯雋之曾孫也

敬顯雋仕

北齊官至尚書右僕射

守門兵與萬徹等力戰良久萬徹鼓譟欲

攻秦府將士大懼

將即亮翻

尉遲敬德持建成元吉首示之

尉尉勿翻

官府兵遂潰萬徹與數十騎亡入終南山馮立既

殺敬君弘謂其徒曰亦足以少報太子矣

少詩洛翻

遂解兵

逃於野上方泛舟海池

閣本太極宮圖太極宮中凡有三海池東海池在玄武門內之

東近凝雲閣北海池在玄武門內之西又南有南海池近咸池殿

世民使尉遲敬德入

宿衛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驚問曰今日亂者

誰邪

邪音耶

卿來此何為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

兵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

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

預義謀又無功於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

秦王已討而誅之秦王功蓋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

以元良

太子謂之元良瑀音禹處昌呂翻下處分處決同

委之國事無復事矣

復扶
又翻

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時宿衛及秦府兵與二宮

左右戰猶未已敬德請降手敕令諸軍並受秦王處分

分扶
問翻

上從之天策府司馬宇文士及自東上閤門出宣

敕

閣本太極宮圖太極殿
有東上閤門西上閤門

衆然後定上又使黃門侍郎

裴矩至東宮曉諭諸將卒皆罷散

將即亮
翻下同

上乃召世民

撫之曰近日以來幾有投杼之惑

投杼事見三卷周赧
王七年幾居希翻

世民跪而吮上乳號慟久之

吮徂究翻
號戶高翻

建成子安陸王

承道河東王承德武安王承訓汝南王承明鉅鹿王承

義元吉子梁郡王承業漁陽王承鸞普安王承獎江夏王承裕義陽王承度皆坐誅仍絕屬籍初建成許元吉以正位之後立為太弟故元吉為之盡死

偽為
翻于

諸將欲

盡誅建成元吉左右百餘人籍沒其家尉遲敬德固爭曰罪在二凶既伏其誅若及支黨非所以求安也乃止是日下詔赦天下凶逆之罪止於建成元吉自餘黨與一無所問其僧尼道士女冠並宜依舊

是年四月命有
司沙汰僧尼道

士女
冠

國家庶事皆取秦王處分

處昌
呂翻

辛酉馮立謝叔方

皆自出薛萬徹亡匿世民屢使諭之乃出世民曰此皆忠於所事義士也釋之癸亥立世民為皇太子又詔自今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然後聞奏

臣光曰立嫡以長

長知兩翻

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

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不相容鄉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賢

太宗有子臧之節

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泰伯讓國于弟王季歷子臧辭曹國而不

受則亂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

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為愈也既而為羣下

所迫遂至蹠血禁門

如淳曰殺人流血滂沱為蹠血師古曰蹠謂履涉之也蹠徒煩

翻

推办同氣

推吐雷翻

貽譏千古惜哉夫創業垂統之君

子孫之所儀刑也

扶夫音

彼中明肅代之傳繼得非有

所指擬以為口實乎

明皇不稱廟號而稱帝號者溫公因避本朝諱耳中宗肅宗之

季玄宗代宗並以兵清內難而後繼大統

戊辰以宇文士及為太子詹事長孫無忌杜如晦為左

庶子高士廉房玄齡為右庶子尉遲敬德為左衛率程

知節為右衛率虞世南為中書舍人褚亮為舍人

尉紆勿翻

率所律翻東宮門下坊左庶子二人正四品上掌侍從贊相駁正啟奏皇太子出則版奏外辦中嚴入則解嚴

凡令書下則畫諾覆審留所畫以為案更寫印署注令諾送詹事府典書坊右庶子二人正四品下中舍人正

五品上舍人正六品上舍人掌行令書令旨及表啟之事太子通表如人臣之禮宮臣上太子大事以賤小事

以啟其封題皆曰上右春坊通事舍人開封以進其事可施行者皆下於坊舍人開庶子參詳之然後進不可

者則否蓋門下坊猶上臺之門下省典書坊猶上臺之中書省唐初仍隋制也龍朔改門下坊為左春坊典書

坊為右姚思廉為洗馬

洗悉薦翻下同

悉以齊王國司金帛什

器賜敬德

唐制親王國有國司置國尉國丞掌判國司勾稽監印事

初洗馬魏徵常

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世民召徵謂曰汝何

為離間我兄弟衆為之危懼

間古覓翻為於偽翻

徵舉止自若對

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世民素重其才改

容禮之引為詹事主簿

詹事主簿從七品上掌印檢勾稽府事

亦召王珪

韋挺於舊州

去年六月王珪等流舊州舊音髓

皆以為諫議大夫世民

命縱禁苑鷹犬罷四方貢獻聽百官各陳治道

治直吏翻政

令簡肅中外大悅以屈突通為陝東道行臺左僕射鎮

洛陽

陝失冉翻

益州行臺僕射竇軌與行臺尚書韋雲起郭

行方不協雲起弟慶儉及宗族多事太子建成建成死

軌誣雲起與建成同反收斬之行方懼逃奔京師軌追

之不及吐谷渾寇岷州吐從暇入聲谷音浴突厥寇隴州辛

未寇渭州遣右衛大將軍柴紹擊之厥九勿翻左右衛大將軍掌統領官

庭警衛之法廢益州大行臺置大都督府壬申上以手

詔賜裴寂等曰朕當加尊號為太上皇辛巳幽州大

都督廬江王瑗反瑗于春翻右領軍將軍王君廓殺之傳首

初上以瑗懦怯非將帥才懦乃卧翻又奴亂翻將即亮翻帥所類翻使君廓

佐之君廓故羣盜勇悍險詐

悍戶
奸翻

瑗推心倚仗之許為

婚姻太子建成謀害秦王密與瑗相結建成死詔遣通

事舍人崔敦禮馳驛召瑗

通事舍人秦謁者之官也晉
置舍人通事各一人隸中書

東晉曰通事舍人唐從六品上掌朝見引納及辭謝者
於殿庭凡近臣入侍文武就列引以進退凡四方通表

蠻夷納貢皆
受而進之

瑗心不自安謀於君廓君廓欲取瑗以為

功乃說曰

說輸芮翻
下涉說同

大王若入必無全理今擁兵數萬

奈何受單使之召自投罔罟乎

使疏吏
翻下同

因相與泣瑗曰

我今以命託公舉事決矣乃劫敦禮問以京師機事敦

禮不屈瑗囚之發驛徵兵且召燕州刺史王詵赴薊與

之計事

隋于營州之境汝羅故城置遼西郡武德元年
曰燕州六年自營州遷於幽州城中入於懷戎

置北燕州武德六年李藝自幽州入朝王詵為長史實
掌州事幽州之人素信服之瑗欲反故召之與計事燕

因肩翻詵
疎臻翻

兵曹參軍王利涉說瑗曰王君廓反覆不可

委以機柄宜早除去以王詵代之

去羌
呂翻

瑗不能決君廓

知之往見詵詵方沐握髮而出君廓手斬之持其首告

衆曰李瑗與王詵同反囚執敕使擅自徵兵今詵已誅

獨有李瑗無能為也汝寧隨瑗族滅乎欲從我以取富

貴乎衆皆曰願從公討賊君廓乃帥其麾下千餘人踰
西城而入瑗不之覺君廓入獄出敦禮瑗始知之遽帥
左右數百人被甲而出

帥讀曰率
被皮義翻

遇君廓於門外君廓

謂瑗衆曰李瑗為逆汝何為隨之入湯火乎衆皆弃兵

而潰唯瑗獨存罵君廓曰小人賣我行自及矣遂執瑗

縊之

縊於賜翻
又於計翻

壬午以王君廓為左領軍大將軍兼幽

州都督以瑗家口賜之敦禮仲方之孫也

崔仲方仕周
獻平齊之策

及隋獻平陳之
策孝芬之孫也

乙酉罷天策府

置天策府見一百
八十九卷四年

秋七月己丑柴紹破突厥於秦州斬特勒一人士卒首

千餘級

厥九勿翻

以秦府護軍秦叔寶為左衛大將軍又

以程知節為右武衛大將軍尉遲敬德為右武侯大將

軍

尉紆勿翻人除官皆在

考異曰唐歷三癸巳今從實錄

壬辰以高士廉為侍

中房玄齡為中書令蕭瑀為左僕射長孫無忌為吏部

尚書杜如晦為兵部尚書癸巳以宇文士及為中書令

封德彝為右僕射又以前天策府兵曹參軍杜淹為御

史大夫中書舍人顏師古劉林甫為中書侍郎左衛副

率侯君集為左衛將軍左虞候段志玄為驍衛將軍副

護軍薛萬徹為右領軍將軍右內副率張公謹為右武

候將軍

左虞候即東宮左虞候率也按唐書驍衛之上當有左字隋文帝置左右內率領東宮千牛備

身侍奉之事副率為之武瑤音禹長知兩翻率所律翻驍堅堯翻

右監門率長孫安業

為右監門將軍

漢魏置城門校尉唐置左右監門衛大將軍將軍掌宮禁門籍之法凡京司應

入宮殿門皆有籍左將軍判入右將軍判出監古街翻

右內副率李客師為領左

右軍將軍

領字當在左右之下左右二字亦當去其一但未知當去何字耳唐志隋置左右領軍府

大業三年改左右屯衛唐因屯衛名改為左右威衛又採前代領軍名別置左右領軍衛職掌如左右衛又按

新志武德五年改左右備身府為左右府或者李客師為領左右將軍左右之下亦當去軍字顯慶五年改左

右府為

安業無忌之兄客師靖之弟也

太子建成齊

王元吉之黨散亡在民間雖更赦令

更工衡翻

猶不自安徵

幸者爭告捕以邀賞

徵堅堯翻

諫議大夫王珪以啟太子丙

子太子下令六月四日已前事連東宮及齊王十七日

前連李瑗者並不得相告言違者反坐

瑗于眷翻反坐者反以所告罪

人之罪坐之考異曰太宗實錄六月丙申唐歷脫七月而在壬辰下按六月無丙申七月十日也今從

唐歷丁酉遣諫議大夫魏徵宣慰山東聽以便宜從事徵

至磁州

武德元年以相州之滏陽臨水成安置磁州以其地產磁石名州舊志磁州在京師東北一千

四百八十五里磁疾之翻

遇州縣銅送前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

軍李思行詣京師

械鎖而送之謂之銅送

徵曰吾受命之日前宮

齊府左右皆赦不問今復送思行等

復扶又翻

則誰不自疑

雖遣使者人誰信之

使疏吏翻

吾不可以顧身嫌不為國慮

且既蒙國士之遇敢不以國士報之乎遂皆解縱之太

子聞之甚喜右衛率府鎭曹參軍唐臨出為萬泉丞

東宮

十率府皆有倉兵鎭三曹參軍從八品武德元年分蒲州之稷山安邑龍門猗氏汾陰置萬泉縣屬秦州後屬

絳州鎧可亥翻率所律翻

縣有繫囚十許人會春雨臨縱之使歸耕

種皆如期而返臨令則之弟子也

唐令則事隋太子勇勇廢被誅

八

月丙辰突厥遣使請和

厥九勿翻使疏吏翻下同

壬戌吐谷渾遣

使請和

吐從噉入聲谷音浴

癸亥制傳位於太子太子固辭不

許甲子太宗即皇帝位於東宮顯德殿赦天下關內及

蒲芮虞秦陝鼎六州免二年租調自餘給復一年

陝失冉翻

調徒弔翻復方目翻

詔以宮女衆多幽閑可愍

閑兵媚翻

宜簡出之

各歸親戚任其適人初稽胡酋長劉仝成帥衆降梁

師都

事見一百八十九卷四年首慈由翻長知兩翻公許延翻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下同

師都信

讒殺之由是所部猜懼多來降者

降戶江翻

師都浸衰弱乃

朝於突厥為之畫策

朝直遙翻為於偽翻

勸令入寇於是頡利突

利二可汗合兵十餘萬寇涇州

頡奚結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

進至武

功京師戒嚴

丙子立妃長孫氏為皇后

長知兩翻

后少好

讀書造次必循禮法

少詩沼翻好呼到翻造七到翻

上為秦王與太子

建成齊王元吉有隙后奉事高祖承順妃嬪

嬪配宿翻

彌縫

其闕甚有內助及正位中宮務存節儉服御取給而已

上深重之嘗與之議賞罰后辭曰北雞之晨唯家之索

書牧誓引古人之言索蘇各翻盡也

妾婦人安敢豫聞政事固問之終不

對 已卯突厥進寇高陵

厥九勿翻高陵縣漢屬馮翊唐屬京兆在長安東北七十

里 辛巳涇州道行軍總管尉遲敬德與突厥戰於涇陽

涇陽縣屬京兆在長安北七十里杜佑曰京兆涇陽縣乃秦封涇陽君之地後漢及晉池陽之地漢涇陽縣在

今平涼郡界涇陽故城是尉紆勿翻

大破之獲其俟斤阿史德烏沒啜

突厥

官二十八等俟斤在吐叱之下阿史德別是一姓俟渠機翻

斬首千餘級癸未頡利

可汗進至渭水便橋之北

自長安出咸陽過渭水便橋

遣其腹心執

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

見賢遍翻

思力盛稱頡利與突利二

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

頡奚結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將即亮翻

上讓之曰

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遺金帛前後無算

言不可算計其數也

遺於季翻

汝可汗自負盟約引兵深入於我無愧汝雖戎狄

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誇彊盛我今先斬汝矣思

力懼而請命

請貸其死命也

蕭瑀封彝德請禮遣之上曰我今

遣還虜謂我畏之愈肆憑陵

瑀音禹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乃囚思力

於門下省上自出玄武門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徑

詣渭水上

騎奇寄
翻下同

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

驚皆下馬羅拜

厥九
勿翻

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見

執失思力不返而上挺身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上麾

諸軍使却而布陳

陳讀
曰陣

獨留與頡利語蕭瑀以上輕敵

叩馬固諫上曰吾籌之已熟非卿所知突厥所以敢傾

國而來直抵郊甸者以我國內有難

謂方有殺建成元
吉之難難乃旦翻

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故也我若示之以弱閉門拒

守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

復扶
又翻

故朕輕騎獨出示若

輕之又震曜軍容使之必戰出虜不意使之失圖虜入
我地既深必有懼心故與戰則克與和則固矣制服突
厥在此一舉卿第觀之是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上即
日還宮乙酉又幸城西斬白馬與頡利盟於便橋之上突

厥引兵退

胡奚結翻厥九勿翻
德末年突厥至渭水橋

考異曰劉餗小說武
控弦四十萬太宗初

親庶政驛召衛公問策時發諸州軍未到長安居人勝
兵不過數萬胡人精騎騰突挑戰日數合帝怒欲擊之
靖請傾府庫賂以求和潛軍邀其歸路帝從其言胡兵
遂退於是據險邀之虜棄老弱而遁獲馬數萬匹金帛
一無遺焉今據實錄紀傳結盟
而退未嘗掩襲小說所載為誤
蕭瑀請於上曰突厥未

和之時諸將爭請戰陛下不許

瑀音禹厥九勿翻將即亮翻

臣等亦

以為疑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吾觀突厥之衆雖

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賄是求當其請和之時可汗獨

在水西

謂渭水之西可從刊入聲汗音寒

達官皆來謁我

突厥言達官猶中國言顯

也官我若醉而縛之因襲擊其衆勢如拉朽

拉盧合翻

又命長

孫無忌李靖伏兵於幽州以待之

幽州當作幽州自渭北北歸歸路正經幽

州北史書傳寫誤耳開元十三年以幽字類幽改曰邠州則當時亦病此矣

虜若奔歸伏兵

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耳所以不戰者吾即

位日淺國家未安百姓未富且當靜以撫之一與虜戰

所損甚多虜結怨既深懼而修備則吾未可以得志矣

故卷甲韜戈啗以金帛

卷讀曰捲
啗徒濫翻

彼既得所欲理當自

退志意驕情不復設備

復扶
又翻

然後養威伺釁一舉可滅

也

豐許
覲翻

將欲取之必固與之

老子曰將欲奪
之必固與之

此之謂矣

卿知之乎瑀再拜曰非所及也

言非己之智
慮所能及也

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一百七十八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八

起柔兆閭茂九月盡著
雍困敦七月凡二年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下之下

武德九年九月突厥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上不受

自是年八月甲子以後凡稱
上者皆太宗也厥九勿翻

但詔歸所掠中國戶口徵

溫彥博還朝

彥博沒于突厥見上
卷八年朝直遙翻

丁未上引諸衛將卒

習射於顯德殿庭

是年八月上即位於東宮顯德殿是後常御之將即亮翻下同諭之

曰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少安則人主逸遊忘

戰少始紹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

苑專習弓矢居閑無事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

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將即亮翻幾居於是日引

數百人教射於殿庭上親臨試中多者賞以弓刀帛其

將帥亦加上考唐考功之法上中下皆分三等羣臣多

諫曰於律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絞今使卑碎之人張弓

挾矢於軒陛之側陛下親在其間萬一有狂夫竊發出

於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韓州刺史封同人詐乘驛馬

入朝切諫

唐舊志武德三年分同州之河西韓城郃陽置西韓州入于陝州界置南韓州封同人當

是自韓城乘驛入朝也

上皆不聽曰王者視四海如一家封域之

內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衛之士亦

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銳上嘗言

吾自少經畧四方頗知用兵之要

少詩照翻

每觀敵陳則知

其彊弱

陳讀曰陣下其陳同

常以吾弱當其彊彊當其弱彼乘吾

弱逐奔不過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陳後反擊之

無不潰敗所以取勝多在此也 已酉上面定勳臣長

孫無忌等爵邑

長知兩翻

命陳叔達於殿下唱名示之且曰

朕敍卿等勳賞或未當宜各自言

當丁浪翻

於是諸將爭功

紛紜不已

將即亮翻

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

事見一百八十四卷
隋恭帝義寧元年

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

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舉兵蓋

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

事見一百

八十七卷

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

事見一百八十九卷

年四
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

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

勳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

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

儕士皆翻分扶問翻

房玄齡

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

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官齊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公

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

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為民也

偽翻為于

當擇賢才而用之豈

以新舊為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

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為政之體乎

詔民間不得妄立妖祠

妖於驕翻

自非卜筮正術其餘雜

占悉從禁絕

上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

歐陽

修曰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為六藝

七畧至唐始分為四類曰經史子集以甲乙丙丁為次謂之四庫書亦曰四部書

置弘文館於

殿側

唐會要武德四年於門下省置修文館至九年三月改為弘文館至其年九月太宗即位於弘文殿

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於殿側置弘文館貞觀三年移於納義門西按閣本太極宮圖弘文館在門下省東而不載弘文殿納義門在嘉德門之西蓋即精選天下文我朝之崇大館也因避宣祖諱改弘為崇

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

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

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罷

唐太宗以武定禍亂出入行間與之

俱者皆西北驍武之士至天下既定精選弘文館學士日夕與之議論商榷者皆東南儒生也然則欲守成者捨儒何以哉更工衡翻朝直又取三品已上子孫充弘遙翻行下孟翻權統岳翻

文館學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詔追封故太

子建成為息王謚曰隱齊王元吉為刺王

息古國名謚法隱拂不成

曰隱不思忘愛曰刺暴戾無親曰刺謚神至翻刺盧達翻

以禮改葬葬日上哭之於

宜秋門甚哀

太極宮圖宜秋門在千秋殿之西百福門之東

魏徵王珪表請陪

送至墓所

考異曰高祖實錄建成元吉傳太宗踐阼改葬加謚太宗實錄及本紀皆不書葬月日

唯唐歷在此年十月貞觀政要此表在二年據此年七月魏徵為諫議大夫宣慰山東王珪亦未為黃門侍郎葬建成元吉恐在後但別無月日可附今且從唐歷上許之命官府舊僚皆送葬

癸亥立皇子中山王承乾為太子生八年矣

生於承乾殿因

以名庚辰初定功臣實封有差

唐爵九等一曰王食邑萬戶正一品二曰嗣王

郡王食邑五千戶從一品三曰國公食邑三千戶從一品四曰開國郡公食邑二千戶正二品五曰開國縣公食邑千五百戶從二品六曰開國縣侯食邑千戶從三品七曰開國縣伯食邑七百戶正四品上八曰開國縣子食邑五百戶正五品上九曰開國縣男食邑三百戶從五品上凡封戶三丁以上為率歲租三之一入于朝廷食實封者得真戶分食諸州

初蕭瑀薦封德彝於上皇上皇以為

中書令及上即位瑀為左僕射德彝為右僕射議事已

定德彝數反於上前

瑀音禹射寅謝翻數所角翻

由是有隙時房玄

齡杜如晦新用事皆踈瑀而親德彝

太宗初政之時以房杜之賢蕭瑀之

直而不相親乃親封德彝者蓋以瑀之踈直難與共事於危疑之時而封德彝之狡數不與之親密則不能得

其情也後之為相者其心無所權量但曰親君子遠小人未有能濟者也瑀不能平遂上封

事論之

上時掌翻

辭指寥落由是忤旨

忤五故翻

會瑀與陳叔達

忿爭於上前庚辰瑀叔達皆坐不敬免官

考異曰舊傳太宗以玄

齡等功高由是忤旨廢於家俄拜少師復為左僕射坐與叔達忿爭免按實錄忿爭在作少師前今從之

甲申民部尚書裴矩奏民遭突厥暴踐者

厥九勿翻踐慈演翻

請

戶給絹一匹上曰朕以誠信御下不欲虛有存恤之名

而無其實戶有大小豈得雷同給賜乎於是計口為率

初上皇欲彊宗室以鎮天下故皇再從三從弟

同曾祖為

再從兄弟同高祖為及兄弟之子雖童孺皆為王王者
三從兄弟從才用翻

數十人

封宗室為郡王見一百九十卷五年

上從容問羣臣徧封宗子於

天下利乎

從千容翻

封德彝對曰前世唯皇子及兄弟乃為

王自餘非有大功無為王者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

自兩漢以來未有如今之多者爵命既崇多給力役

蓋防閭庶僕日直之類

恐非示天下以至公也上曰然朕為天子

所以養百姓也豈可勞百姓以養已之宗族乎十一月

庚寅降宗室郡王皆為縣公惟有功者數人不降丙

午上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灋以禁之上哂之

笑不壞
顏為哂

哂式
忍翻

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

切身故不暇顧廉耻耳朕當去奢省費

去羌
呂翻

輕徭薄賦

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灋邪

邪音

耶

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

野宿焉上又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
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
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

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

夫音扶喪
息浪翻朕

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 十二月己巳益州大都

督竇軌奏稱獠反

是年六月廢大行臺置大都督府是
後分諸州都督府為上中下三等大

州都督從二品長史從三品司馬從四品中州都督正
三品別駕正四品長史正五品上司馬正五品下下州

都督從三品別駕長史司馬
亦皆遞降一品獠魯皓翻

請發兵討之上曰獠依阻

山林時出鼠竊乃其常俗牧守苟能撫以恩信自然帥

服

守式人翻
帥與率同安可輕動干戈漁獵其民比之禽獸豈為

民父母之意邪

邪音耶

竟不許

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

言事者

此毗至翻

朕皆粘之屋壁

粘女廉翻

得出入省覽每思治

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業副朕此意上厲精

求治數引魏徵入臥內訪以得失

省悲景翻治直吏翻數所角翻下者數同

徵知無不言上皆欣然嘉納上遣使點兵

使疏吏翻

封德彝

奏中男雖未十八其軀幹壯大者亦可并點

唐制民年十六為中

男十八始成丁二十一為丁充力役

上從之敕出魏徵固執以為不可不

肯署敕

按唐制中書舍人則署敕魏徵時為諫議大夫抑太宗亦使之連署邪

至於數四

上怒召而讓之曰中男壯大者乃姦民詐妄以避征役

取之何害而卿固執至此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
在衆多陛下取其壯健以道御之足以無敵於天下何
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誠信御天
下欲使臣民皆無欺詐今即位未幾失信者數矣

幾居
豈翻

數所
角翻

上愕然曰朕何為失信對曰陛下初即位下詔云

逋負官物悉令蠲免

蠲主
淵翻

有司以為負秦府國司者非

官物徵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為天子國司之物非官
物而何又曰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既而繼

有敕云已役已輸者以來年為始散還之後方復更徵

調徙帛翻給復方目翻方復扶入翻下復
點同言既散還其已輸之物而後徵之

百姓固已不

能無怪今既徵得物復點為兵何謂以來年為始乎又

陛下所與共治天下者在於守宰

治直之翻
守式又翻

居常簡閱

咸以委之至於點兵獨疑其詐豈所謂以誠信為治乎

治直吏
翻下同

上悅曰鄉者朕以卿固執疑卿不達政事今卿

論國家大體誠盡其精要夫號令不信則民不知所從

天下何由而治乎

夫音扶治直
吏翻下同

朕過深矣乃不點中男

賜徵金甕一上聞景州錄事參軍張玄素名

景州漢平原郡南縣

地隋置弓高縣屬觀州唐平河北分弓高置景州上州錄事參軍從七品上掌勾稽省署抄目錄事掌受事發

辰庚勾稽失

召見問以政道對曰隋主好自專庶務

好呼到翻不

任羣臣羣臣恐懼唯知稟受奉行而已莫之敢違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謹擇羣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敗以施刑賞何憂不治又臣觀隋末亂離其欲爭天下者不過十餘人而已其餘皆保鄉黨全妻

子以待有道而歸之耳乃知百姓好亂者亦鮮但人主

不能安之耳好呼到翻上善其言擢為侍御史前幽州

記室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太寶箴唐諸州無記室唯王國有記室參軍從六

品上蘊古蓋廬江王瑗督幽州時為記室也唐其畧曰

聖人受命極溺亨屯屯陟倫翻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

奉一人又曰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治直之翻彼

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

周禮膳夫珍用八物注云珍謂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持

珍漬熬肝膾也淳之純翻母莫胡翻一音武由翻牂作

郎翻臂
力彫翻

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沒沒而闇

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纁塞耳而

聽於無聲

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纁充耳所以塞聽師古曰以黃綿為圓用兩組掛之於冕垂兩耳

旁示不外聽也

上嘉之賜以束帛

唐制凡賜十段其率絹三匹布三端

他口翻塞悉則翻

綿四屯若雜絲十段則絲布二匹紬二匹綾二匹縵四匹

匹若賜蕃客錦絲率十段則錦一張綾二匹縵四匹綿

四屯凡時服稱一具者全給之一副者減給之正冬之

會稱賜束帛有差者五品已上五匹六品已下二匹命

婦視其

除大理丞

大理丞正六品掌分判寺事

上召傳奕賜之食

謂曰汝前所奏幾為吾禍

事見上卷是年六月幾居依翻

然凡有天變

卿宜盡言皆如此勿以前事為懲也上嘗謂弈曰佛之

為教玄妙可師卿何獨不悟其理對曰佛乃胡中桀黠

黠戶誑耀彼土中國邪僻之人取莊老玄談飾以妖幻

之語用欺愚俗無益於民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

也上頗然之上患吏多受賕枉法受賂曰賕賕音求密使左右

試賂之有司門令吏受絹一匹司門郎屬刑部掌天下門闕出入往來之籍賦

而審其政有令吏六人唐令布帛皆濶尺八寸長四丈為匹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裴

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遺于

季乃陷人於瀟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引論語孔

子之言道讀曰導

上悅召文武五品已上告之曰裴矩能當官

力爭不為面從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治直吏翻

臣光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

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

直言則佞化為忠

惡烏路翻樂音洛

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

也表動則景隨矣

是歲進皇子長沙郡王恪為漢王宜陽郡王祐為楚王

新羅百濟高麗三國有宿仇

北史曰新羅本辰韓種在高麗東南亦曰秦韓

相傳秦世亡人避後來適馬韓割東界居之故名秦韓始有六國稍分為十二新羅其一也或稱魏毋丘儉破高麗奔沃沮後復國其留者為新羅兼有沃沮不耐韓滅之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附庸百濟後致疆盛因與百濟為敵百濟伐高麗來請救老兵往破之自是相攻不置後獲百濟王殺之滋結怨麗力知

翻迭相攻擊上遣國子助教朱子奢往諭指

晉武帝咸寧四

年立國子學置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孝武太元十年損助教為十人唐助教五人從六品上掌佐博士

三國皆上表謝罪

上時掌翻

分經教授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上之上

諱世民高祖次子也帝初

謚文皇帝廟號太宗咸亨五年追謚太宗文武
聖皇帝天寶八載追尊太宗文武大聖皇帝十
三載又加尊太宗文
武大聖大廣孝皇帝

貞觀元年春正月乙酉改元

觀古
玩翻

丁亥上宴羣臣奏

秦王破陳樂

陳讀曰陣新志太宗為秦王破陳劉
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陳樂曲

上曰朕

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

由茲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豈

文德之足比上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

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德彝頓首謝 己亥制

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

有失輒諫

程大昌曰唐西內太極殿即朔望受朝之所蓋正殿也太極之北有兩儀殿即常日視朝

之所太極殿兩廡有東西二上閣則是兩閣皆有門可入已又可轉北而入兩儀也此太宗時入閣之制也至高宗以後多居東內御宣政前殿則謂之衙衙有仗御紫宸便殿則謂之入閣其不御宣政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閣門而入百官候朝于衙者因隨而入見謂之入閣

上命吏部尚書

長孫無忌等與學士瀧官更議定律令

長知兩翻

寬絞刑五

十條為斷右趾

斷丁管翻

上猶嫌其慘曰肉刑廢已久宜有

以易之蜀王濬曹參軍裴弘獻

唐制諸王有功倉戶兵騎法士等七曹參軍正

七品請改為加役流徙三千里居作三年詔從之

考異
日新

舊刑法志皆云居作
二年今從王溥會要

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

兵部郎中掌判帳及天下
武官之階品衛府之名數

擢為大理少卿

少始
照翻

上以選

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不首者死

選息絹翻下
同首手又翻

未幾

有詐冒事覺者

幾居
豈翻

上欲殺之胄奏據灋應流上怒曰

卿欲守灋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

灋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

故欲殺之而既知其不可復斷之以灋

斷丁
亂翻

此乃忍小

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

復扶又翻下不復朕復何

復同冑前後犯顏執灋言如涌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

上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

詰去吉翻

對曰非不

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

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

治直吏翻

正患已不能知

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慙而退御史大夫杜淹奏諸司

文案恐有稽失請令御史就司檢校上以問封德彝對

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果有愆違御史自應糾舉若徧

歷諸司搜擿疵類

擿他狄翻
類盧對翻

太為煩碎淹默然上問淹

何故不復論執對曰天下之務當盡至公善則從之德

彛所言真得大體臣誠心服不敢遂非上悅曰公等各

能如是朕復何憂 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

絹事覺

長知兩翻
驍堅堯翻

上曰順德果能有益國家朕與之共

有府庫耳何至貪冒如是乎

冒莫北翻

猶惜其有功不之罪

但於殿庭賜絹數十匹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枉濫受

財罪不可赦奈何復賜之絹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

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辛丑天節

將軍燕郡王李藝據涇州反

宜州道為天節軍置將軍一人燕因肩翻

藝乏

初入朝也

武德五年藝引兵與太子建成會計劉黑闥遂入朝朝直遙翻

恃功驕倨秦

王左右至其營藝無故毆之

毆鳥口翻

上皇怒收藝繫獄既

而釋之上即位藝內不自安曹州妖巫李五戒

妖於謂驕翻

藝曰王貴色已發勸之反藝乃詐稱奉密敕勒兵入朝

遂引兵至豳州豳州治中趙慈皓馳出謁之

諸州治中即別駕

藝入據豳州詔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等為行軍總管以

討之

長知兩翻

趙慈皓聞官軍將至密與統軍楊岌圖之

岌魚

及翻事洩藝囚慈皓岌在城外覺變勒兵攻之藝衆潰弃

妻子將奔突厥至烏氏

厥九勿翻漢烏氏縣屬安定郡故城在彈箏峽東氏音支

左

右斬之傳首長安弟壽為利州都督亦坐誅初隋末

喪亂

喪息浪翻

豪傑並起擁衆據地自相雄長唐興相帥來

歸上皇為之割置州縣以寵祿之

帥讀曰率長知兩翻為于偽翻

由是

州縣之數倍於開皇大業之間上以民少吏多思革其

弊

少詩沼翻

二月命大加併省因山川形便分為十道一曰

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

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

京兆同華商岐邠隴

涇原寧慶廊坊丹延靈會鹽夏綏銀豐勝為關內道洛
汝陝虢鄭滑許潁陳蔡汴宋亳徐濠宿鄆齊曹濮青淄
登萊棣充海沂密為河南道蒲晉絳汾隰并南汾遼沁
嵐石忻代朔蔚澤潞為河東道懷孟魏博相衛澶貝邢
洺磁恒冀深趙滄景德易定幽涿瀛莫燕檀營平為河
北道荆峽歸夔澧朗忠涪萬襄唐隨鄧均房郢復金梁
洋利鳳興成扶文壁巴蓬通開隆果渠為山南道秦渭
河鄆蘭階洮岷廓豐宕涼瓜沙甘肅為隴右道楊楚滁
和壽廬舒光蘄黃安申為淮南道潤常蘇湖杭睦越衢
婺括台福建泉宣歙池洪江鄂岳饒信虔吉袁撫潭衡
永道彬邵黔辰夷思焚為江南道益嘉眉邛簡資雋雅
南會翼維松姚恭戎梓遂綿劍合龍普渝陵榮瀘為劍

南道廣番循潮南康瀧端新封南宕春羅南石高南合
崖振邕南方南簡淳欽南尹象藤桂梧賀連南昆靜樂
南恭融容牢南林南扶南越南
義交陸峯愛南德為領南道
三月癸巳皇后帥內

外命婦親蠶

內命婦宮內女官自貴妃至侍中亦分九品外命婦有六王嗣王郡王之母妻為妃

一品之國公母妻為國夫人三品以上母妻為郡夫人四品母妻為郡君五品母妻為縣君勲官四品有封者母妻為鄉君凡外命婦朝參視夫子之品唐制皇后以季春吉巳享先蠶遂以親桑輿服志皇后親蠶服鞠衣黃羅為之
閏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壬申上謂太子

帥讀曰率

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

少詩沼翻瑀音禹好呼到翻

得良弓十數

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

曰木心不直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悟

鄉者辯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况

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令京官五品以上

京官即在京職事官

也更宿中書內省

更工衡翻

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政事得

失

數所角翻下數與同

涼州都督長樂王幼良性麤暴

樂音洛

左

右百餘人皆無賴子弟侵暴百姓又與羌胡互市或告
幼良有異志上遣中書令宇文士及馳驛代之并按其
事左右懼謀劫幼良入北虜又欲殺士及據有河西復

有告其謀者

復扶又翻下
汗復復與同

夏四月癸巳賜幼良死

五

月苑君璋帥衆來降

帥讀曰率降
戶江翻下同

初君璋引突厥陷馬

邑殺高滿政

事見一百九十卷高祖
武德六年厥九勿翻

退保恒安

隋朔州
雲內縣

之恒安鎮即後魏所都之平城也
唐後置雲州及雲中縣恒戶登翻

其衆皆中國人多弃

君璋來降君璋懼亦降請捍北邊以贖罪上皇許之君

璋請約契上皇使鴈門人元普賜之金券

鴈門縣帶代
州漢廣武縣

地頡利可汗復遣人招之

頡奚結翻可從
刊入聲汗音寒

君璋猶豫未

決恒安人郭子威說君璋以恒安地險城堅

說輸
芮翻

突厥

方彊且當倚之以觀變未可束手於人君璋乃執元普

送突厥復與之合數與突厥入寇

數所角翻

至是見頡利政

亂知其不足恃遂帥衆來降

苑君璋與劉武周同起至是始降

上以君

璋為隰州都督芮國公

芮古國名

有上書請去佞臣者

上時

掌翻去羌呂翻

上問佞臣為誰對曰臣居草澤不能的知其人

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

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

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

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

臣下者常竊恥之

治直之翻好呼到翻譎古穴翻

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六月辛巳右僕射密明公封德彝薨

謚法思慮果遠曰明注云自任

近乎

壬辰復以太子少師蕭瑀為左僕射

蕭瑀去年免官復扶

又翻下第復同少始照翻瑀音禹

戊申上與侍臣論周秦修短蕭瑀

對曰紂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

天下雖同人心則異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

蓋取之或可以逆得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

山東大旱詔所在賑恤無出今年租賦

賑津
忍翻

秋七

月壬子以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為右僕射無忌與上為

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

無忌皇后之兄以佐誅建
成元吉為功長知兩翻

上委以腹心其禮遇羣臣莫及欲用為宰相者數矣

歐陽

修曰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長尚書令侍中中書令共議
國政此宰相職也後以太宗為尚書令臣下避不敢居
其職由是僕射為尚書省長官與侍中中書令號為宰
相其品位既崇不欲輕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職
而假以他名如杜淹以吏部尚書參議朝政魏徵以祕
書監參預朝政或曰參議得失參知政事之類其名非

一皆宰相職也
數所角翻

文德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家之貴寵

極矣誠不願兄弟復執國政呂霍上官可為切骨之戒

幸陛下矜察上不聽卒用之

卒子恤翻

初突厥性淳厚政

令質畧頡利可汗得華人趙德言委用之

厥九勿翻頡奚結翻可從

刊入聲汗音寒華人謂中國人也華讀如字

德言專其威福多變更舊俗政

令煩苛國人始不悅頡利又好信任諸番而疎突厥番

人貪冒多反覆兵革歲動

數興兵討其反覆者故無寧歲更工衡翻好呼到翻冒莫

北翻會大雪深數尺

深式鳩翻

雜畜多死連年饑饉民皆凍餒

頡利用度不給重斂諸部

畜許救翻
斂力贍翻

由是內外離怨諸

部多叛兵浸弱言事者多請擊之上以問蕭瑀長孫無

忌

瑀音禹長
知兩翻

曰頡利君臣昏虐危亡可必今擊之則新

與之盟不擊恐失機會如何而可瑀請擊之無忌對曰

虜不犯塞而弃信勞民非王者之師也上乃止上問

公卿以享國久長之策蕭瑀言三代封建而久長秦孤

立而速亡上以為然於是始有封建之議黃門侍郎

王珪有密奏附侍中高士廉寢而不言上聞之八月戊

戊出土廉為安州大都督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辛酉中書令宇文士及罷為殿中監御史大夫杜淹參

豫朝政

朝直遙翻謂署位何也

考異曰實錄云杜淹署位不知所

名或云參預朝政或云參知機務之類甚衆不知其入

銜否也如李靖三兩日一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魏徵

朝章國典參議得失之類則決不入銜矣 它官參豫政事自此始淹薦刑部

員外郎邱懷道刑部郎掌武尚書侍郎舉其典憲而辯其輕重邱丁禮翻姓也後魏有邱珍

上問其行能

行下孟翻

對曰煬帝將幸江都召了官問行留

之計懷道為吏部主事

唐承隋志尚書諸司皆有主事從九品上

獨言不可

臣親見之上曰卿稱懷道為何為自不正諫對曰臣
爾時不居重任又知諫不從徒死無益上曰卿知煬帝
不可諫何為立其朝既立其朝何得不諫卿仕隋容可
云位卑後仕王世充尊顯矣何得亦不諫對曰臣于世
充非不諫但不從耳上曰世充若賢而納諫不應亡國
若暴而拒諫卿何得免禍淹不能對上曰今日可謂尊
任矣可以諫未對曰願盡死上笑 辛未幽州都督王
君廓謀叛道死君廓在州驕縱多不灋徵入朝

朝直遙
翻下同

長史李玄道房玄齡從甥也

從才用翻

憑君廓附書君廓私

發之不識草書疑其告已罪行至渭南

後魏於新豐鄭縣之間置渭南

郡隋廢郡為縣屬京兆尹在長安東一百一十五里殺驛吏而逃將奔突厥

厥九勿翻

為野人所殺 嶺南酋長馮盎談殿等迭相攻擊

談姓殿名

姓譜蜀錄云晉有征東將軍談巴酋慈由翻長知兩翻

久未入朝

朝直遙翻

諸州奏稱

盎反前後以十數上命將軍蘭慕容等發江嶺數十州兵

討之魏徵諫曰中國初定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

兵且盎反狀未成未宜動衆上曰告者道路不絕何云

反狀未成對曰盜若反必分兵據險攻掠州縣今告者

已數年而兵不出境此不反明矣諸州既疑其反陛下

又不遣使鎮撫使疏吏翻下同彼畏死故不敢入朝若遣信臣

示以至誠彼喜於免禍可不煩兵而服上乃罷兵冬

十月乙酉遣員外散騎侍郎李公掩持節慰諭之散卷

騎奇寄翻考異曰魏文貞公故事作李公淹又有前蒲州刺史韋叔諧偕行今從實錄盜遣其子

智戴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令我發一介之使而嶺表

遂安使疏吏翻朝直遙翻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賜徵絹五百匹

十二月壬午左僕射蕭瑀坐事免

瑀音禹

戊申利州

都督李孝常等謀反伏誅孝常因入朝留京師與右武

衛將軍劉德裕及其甥統軍元弘善監門將軍長孫安

業互說符命謀以宿衛兵作亂

監工衛翻長知兩翻

安業皇后之

異母兄也嗜酒無賴父晟卒

卒子恤翻

弟無忌及后並幼安

業片還舅氏

高士廉無忌及后之舅也

及上即位后不以舊怨為意

恩禮甚厚及反事覺后涕泣為之固請曰

泣為于偽翻

安業

罪誠當萬死然不慈於妾天下知之今寘以極刑人必

謂妾所為恐亦為聖朝之累

累力瑞翻

由是得減死流雋州

雋音髓

或告右丞魏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彥

博按之無狀

言無其事狀

彥博言於上曰徵不存形迹遠避

嫌疑

遠於願翻

心雖無私亦有可責上令彥博讓徵且曰自

今宜存形迹它日徵入見

見賢遍翻下進見同

言於上曰臣聞君

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俱存形迹則國之興喪尚

未可知

喪息浪翻

臣不敢奉詔上瞿然曰吾已悔之

瞿九遇翻

徵

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上

曰忠良有以異乎對曰稷契臯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

所謂良臣

契息列翻
陶音遙

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

謂忠臣

逢皮江翻折之
舌翻爭讀曰諍

上悅賜絹五百匹上神采英毅

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上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

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

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懷諫自賢

懷符
逼翻

其臣阿

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

以保富貴煬帝既弑世基等亦誅

事見一百八十五
卷高祖武德元年公

輩宜用此為戒事有得失毋惜盡言 或上言秦府舊

兵宜盡除武職追入宿衛

上時掌翻

上謂之曰朕以天下為

家惟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

所以廣朕德於天下也

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

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

治直之翻

秦始皇營宮室而

人怨叛者病人以利已故也夫靡麗珍奇固人之所欲

扶夫音

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

鑑秦而止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

素朴衣無錦繡公私富給 上謂黃門侍郎王珪曰國

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中書詔敕或有差失則門

下當行駁正

中書出命門下審駁按唐制凡詔旨制敕
墨書冊命皆中書舍人起草進畫既下則

署行而過門下有不便者塗
竄而奏還謂之塗歸駁北角翻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

論難往來務求至當

難乃旦翻
當丁浪翻

捨已從人亦復何傷比

來或護已之短遂成怨隙

復扶又翻
比毗至翻

或苟避私怨知非

不正

言知其非而
不加駁正也

順一人之顏情為兆民之深患此乃

亡國之政也煬帝之世內外庶官務相順從當是之時

皆自謂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雖其間
萬一有得免者亦為時論所貶終古不磨卿曹各當徇
公忘私勿雷同也 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

珠剖身以藏之

賈音古

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彼

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賕抵瀆與帝王徇奢欲而

亡國者何以異於彼胡之可笑邪

賕音求邪音耶

魏徵曰昔魯

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

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

好呼到翻忘巫放翻

上曰然朕

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為人所笑也 青州有謀反

者州縣逮捕支黨收繫滿獄詔殿中侍御史安喜崔仁

師覆按之

曹魏時蘭臺遣御史二人居殿中伺察姦非遂稱殿中侍御史唐從七品下掌朝廷供奉

之儀式安喜縣屬定州漢為盧奴安儉二縣地章帝改為安喜慕容垂改安喜為不連後魏復曰安喜後齊廢

盧奴縣入安喜隋改曰鮮虞唐復曰安喜

仁師至悉脫去桎械

去羌呂翻桎女九翻

與

飲食湯沐寬慰之止坐其魁首十餘人餘皆釋之還報

敕使將往決之

此時敕使非宦官凡奉敕出使者則謂之敕使使疏吏翻

大理少卿

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

少詩照翻反音醜

人情誰不

貪生恐見徒侶得免未肯甘心深為足下憂之

為于偽翻下不

為竊為同

仁師曰凡治獄當以平恕為本豈可自規免罪

規圖

也治直之翻

知其寬而不為伸邪

邪音耶

萬一闇短誤有所縱

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伏伽慙而退及敕使至

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事無枉濫請速就死無一人

異辭者上好騎射

好呼到翻下同騎奇奇翻

孫伏伽諫以為天子

居則九門

大門九重人主之門亦曰九重所謂禁衛九重虎豹九闕皆言九門也

行則警

蹕非欲苟自尊嚴乃為社稷生民之計也陛下好自走

馬射的以娛悅近臣此乃少年為諸王時所為

少詩非照翻

今日天子事業也既非所以安養聖躬又非所以儀刑

後世臣竊為陛下不取上悅未幾以伏伽為諫議大夫

幾居豈翻

考異曰韓琬御史臺記伏伽武德中自萬

年主簿上疏極諫

太宗怒命引出斬之伏伽曰臣寧與

關龍逢遊于地下不願事陛下太宗曰朕試卿耳卿能

若是朕何憂社稷命授之三品宰臣曰伏伽臣陛下之

過自主簿授之三品彰陛下之過深矣請授之五品遂

拜為諫議大夫按高祖實錄武德元年伏伽自萬年縣

法曹上書高祖詔授治書侍御史

御史臺記誤也今據魏徵故事

隋世選人十一月

集至春而罷人患其期促至是吏部侍郎觀城劉林甫

觀縣古之觀國國語注曰夏啟子太康之弟所封也觀縣漢屬東郡光武改曰衛縣晉魏屬頓丘郡曰衛國縣隋開皇六年改曰觀城縣屬魏州唐屬澶州選須絹翻下同觀古玩翻

奏四時聽選隨闕

注擬人以為便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

員不充省符下諸州差人赴選州府及詔使

樂音洛下選嫁翻使

疏吏翻詔使即前所謂敕使

多以赤牒補官至是盡省之勒赴省選

集者七千餘人林甫隨才銓敘各得其所時人稱之詔以關中米貴始分人於洛州選上謂房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命玄齡併省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

隋祕書監晉陵劉子翼

晉陵縣常州

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

過常面責之李百藥常稱劉四雖復罵人

劉子翼第四唐人多以第

行相呼學行下孟翻復扶又翻

人終不恨是歲有詔徵之辭以母老不

至 郇令裴仁軌

郇縣漢晉屬清河郡中廢隋開皇十六年置屬貝州郇音輸

私役

門夫上怒欲斬之殿中侍御史長安李乾祐諫曰灋者

陛下所與天下共也非陛下所獨有也今仁軌坐輕罪

而抵極刑臣恐人無所措手足上悅免仁軌死以乾祐

為侍御史

唐制殿中侍御史從七品下侍御史從六品下

上嘗語及關中山

東人意有同異殿中侍御史義豐張行成跪奏曰

義豐漢中

山安國勝隋開皇六年改曰義豐屬定州

天子以四海為家不當有東西之

異恐示人以隘上善其言厚賜之自是每有大政常使

預議初突厥既彊敕勒諸部分散有薛延陀廻紇都

播骨利幹多濫葛同羅僕固拔野古思結渾斛薛結阿

跌契苾白雪等十五部皆居磧北風俗大抵與突厥同

厥九勿翻敕勒即鐵勒也薛延陀先與薛種雜居後滅延陀部有之號薛延陀姓一利咥氏回紇先曰表紇亦曰烏護曰烏紇至隋曰韋紇後稱回紇姓藥羅葛氏居薛延陀北安陵水上距長安七千里都播亦曰都波其

地北瀕小海西堅昆南回紇骨利幹居瀚海北多濫葛
亦曰多覽葛在薛延陀東瀕同羅水同羅在薛延陀北
多濫葛之東距長安七千里而羸僕固亦曰僕骨在多
濫葛之東地最北拔野古一曰拔野固或為拔曳固漫
散磧北地千里直僕固鄰于靺鞨思結在延陀故牙渾
在諸部最南斛薛居多濫葛北奚結在同羅北阿跌一
曰訶跌或為跌跌契苾一曰契苾羽在焉耆西北鷹娑
川多濫葛之南白霄居鮮卑故地直京師東北五千里
與同羅僕固接避薛延陀保與支水冷陁山斛薛之下
結之上當有奚字紇音鶻跌徒結翻契欺紇翻苾毗必
翻又蒲結翻霄似入翻磧七迹翻考異曰舊書敕勒
作鐵勒新書云即元魏時高車或曰敕勒訛為鐵勒今
從新書舊書多濫葛作多覽葛又作多臘葛今從實錄
唐統紀又舊書僕固或作僕骨按胡語難明以中國字
寫之故訛謬不壹今從陳
子昂集及僕固懷恩傳

薛延陀於諸部為最彊西突

厥曷薩那可汗方彊敕勒諸部皆臣之曷薩那徵稅無

度諸部皆怨曷薩那誅其渠帥百餘人敕勒相帥叛之

薩柔葛翻可從列入聲汗音

寒渠帥所類翻相帥讀曰率

共推契苾哥楞為易勿真

莫賀可汗居貪于山北

楞盧登翻貪于山新書作貪汚山

又以薛延陀

乙失鉢為也啞小可汗

啞徒結翻

居燕末山北

燕因肩翻

及射匱

可汗兵復振

復扶又翻

薛延陀契苾二部並去可汗之號以

臣之

此上皆序隋時事去羌呂翻

回紇等六部在鬱督軍山者東屬

始畢可汗

鬱督軍山在大漠外直長安西北六千里

統葉護可汗勢衰乙失

鉢之孫夷男師部落七萬餘家附于頡利可汗

帥讀曰率下同

頡奚結翻

考異曰舊鐵勒傳云貞觀二年葉護可汗

死其國大亂

夷男始附于頡利按突厥傳元年薛延陀

已叛頡利擊走其欲谷設安得二年始附頡利乎

頡利政亂薛延陀與回紇拔

野古等相帥叛之頡利遣其兄子欲谷設將十萬騎討

之

新書阿史那社爾傳以欲谷設為頡利子

回紇酋長菩薩將五千騎與戰

於馬鬣山大破之

將即亮翻騎奇寄翻酋慈由翻長知兩翻菩薄手翻薩桑葛翻

欲谷

設走菩薩追至天山部衆多為所虜回紇由是大振薛

延陀又破其四設

突厥號典兵者為設四設四部帥之典兵者也

頡利不能制

頡利益衰國人離散會大雪平地數尺羊馬多死民大

饑頡利恐唐乘其弊引兵入朔州境上揚言會獵實設

備馬鴻臚卿鄭元璫使突厥還

周有大行人之官秦為典客漢景帝曰大行武

帝曰大鴻臚梁置十二卿鴻臚為冬卿去大字唐因之掌賓客及凶儀之事璫殊玉翻

臚陵如翻言於

上曰戎狄興衰專以羊馬為候今突厥民饑畜瘦

瘦許救翻

下此將亡之兆也不過三年上然之羣臣多勸上乘間

擊突厥上曰新與人盟而背之不信

問古覓翻背背妹翻

利人之

災不仁乘人之危以取勝不武縱使其種落盡叛六畜

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種章勇翻畜許救翻

西突厥

統葉護可汗

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

考異曰

高祖實錄止云葉護舊傳作統葉護今從

之遣真珠統俟斤與高平王道立來

高平王道立使西突厥見上卷高祖

武德八年侯渠之翻

獻萬釘寶鈿金帶馬五千匹以迎公主頡利

不欲中國與之和親數遣兵入寇

數所角翻

又遣人謂統葉

護曰汝迎唐公主要須經我國中過統葉護患之未成

昏

二年春正月辛亥右僕射長孫無忌罷

從無忌之請也考下文可見長

知兩

時有密表稱無忌權寵過盛者上以表示之曰朕

於卿洞然無疑若各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之意有不
通又召百官謂之曰朕諸子皆幼視無忌如子非它人
所能間也無忌自懼滿盈固求遜位皇后又力為之請
間古覓翻 上乃許之以為開府儀同三司 置六司侍

為于偽翻

郎副六尚書

六司侍郎吏部正四品上餘皆正四品下

并置左右司郎中各

一人

左右司郎中從五品上尚書左丞勾吏戶禮十二
司右丞管兵刑工十二司左右司郎中各掌副十

二司之事以舉正
稽違省署符目

癸丑吐谷渾寇岷州都督李道彥

擊走之

吐從噉入
聲谷音浴

丁巳徙漢王恪為蜀王衛王泰為

越王楚王祐為燕王

燕因
肩翻

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

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

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

書呂刑曰皇帝清問下民
鰥寡有辭於苗上時掌翻

舜明

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也

舜明目達聰而難
任人故四凶不能

逃其罪也
共音恭

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

事見
秦紀

梁武

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

事見
梁紀

隋煬帝偏信虞世基

以致彭城閣之變

事見隋煬帝紀及
高祖武德元年

是故人君兼聽廣

納則貴臣不得擁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上謂

黃門侍郎王珪曰開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許賑給

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

賑津忍翻比必利翻及也

天下儲積

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

厭於鹽翻

卒亡天下

卒子恤翻下同

但使倉廩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二

月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

畏皇天之監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

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

治直吏翻下同願陛下

慎終如始則善矣 上謂房玄齡等曰為政莫若至公

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於南夷亮卒而立嚴皆悲泣有

死者

事見七十二卷魏明帝青龍二年廖力救翻又力弔翻卒子恤翻

非至公能如是

乎又高頴為隋相公平識治體隋之興亡繫頴之存沒

隋事見紀

朕既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瀟前世之賢相

也

相息亮翻

三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壬子大理少卿胡

演進每月囚帳

少始照翻囚帳具每月禁繫罪囚之姓名猶今之禁歷也

上命自今

大辟

辟毗亦翻

皆令中書門下四品已上

自二省長貳而下至諫議大夫也

及尚書議之庶無冤濫既而引囚至岐州刺史鄭善果

上謂胡演曰善果雖復有罪

復扶又翻

官品不卑豈可使與

諸囚為伍自今三品已上犯罪不須引過聽於朝堂俟

進止

太極宮承天門左右有東西朝堂朝直遙翻下同

關內旱饑民多賣子

以接衣食已巳詔出御府金帛為贖之歸其父母

偽為于翻

庚午詔以去歲霖雨今茲旱蝗赦天下詔書畧曰若使

年穀豐稔天下乂安移災朕身以存萬國是所願也甘

心無吝會所在有雨民大悅

夏四月己卯詔以隋末

亂離因之饑饉暴骸滿野傷人心目宜令所在官司收

瘞瘞於計翻初突厥突利可汗建牙直幽州之北主東偏

奚霫等數十部多叛突厥來降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霫而立翻降戶

江翻頡利可汗以其失衆責之及薛延陀回紇等敗欲谷

設頡突結翻統下沒翻敗補邁翻頡利遣突利討之突利兵又敗輕騎

奔還騎奇寄翻還從宣翻頡利怒拘之十餘日而撻之突利由是

怨陰欲叛頡利頡利數徵兵於突利數所角翻突利不與表

請入朝上謂侍臣曰曷者突厥之彊控弦百萬憑陵中

夏

夏戶雅翻

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

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

然朕或失道它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曹宜不惜

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頡利發兵攻突利丁亥突利遣

使來求救

頡奚結翻使疏吏翻

下同

上謀於大臣曰朕與突利為兄

弟有急不可不救

結兄弟事見上卷高祖武德七年

然頡利亦與之有

盟

謂渭橋之盟也見上卷武德九年

奈何兵部尚書杜如晦曰戎狄無

信終當負約今不因其亂而取之後悔無及夫取亂侮

亡

書仲虺之誥之辭夫音扶

古之道也丙申契丹酋長帥其部落來

降

契欺紇翻又音喫酋慈由翻長知兩翻降戶江翻下同

頡利遣使請以梁師都

易契丹上謂使者曰契丹與突厥異類今來歸附何故

索之

索山容翻

師都中國之人盜我土地暴我百姓突厥受

而庇之我興兵致討輒來救之彼如魚游釜中何患不

為我有借使不得亦終不以降附之民易之也先是上

知突厥政亂不能庇梁師都

先老薦翻

以書諭之師都不從

上遣夏州都督長史劉旻司馬劉蘭成圖之

夏戶雅翻長知兩翻

旻等數遣輕騎踐其禾稼多縱反間離其君臣其國漸

虛降者相屬

數所角翻騎奇寄翻踐慈演翻間古覓翻屬之欲翻

其名將李正寶

等謀執師都事洩來奔

將卽亮翻洩息列翻

由是上下益相疑旻

等知可取上表請兵

上時掌翻

上遣右衛大將軍柴紹殿中

少監薛萬均擊之

少始照翻

又遣旻等據朔方東城以逼之

克東城見一百九十卷武德五年

師都引突厥兵至城下劉蘭成偃旗

卧鼓不出師都宵遁蘭成追擊破之突厥大發兵救師

都柴紹等未至朔方數十里與突厥遇奮擊大破之遂

圍朔方突厥不能救城中食盡壬寅師都從父弟洛仁

殺師都以城降

梁師都隋大業末起兵至是而滅從才用翻

以其地為夏州

夏戶雅翻

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

音多胡夷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聲

少始照翻

作唐雅樂凡

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十二和

律有七聲十二律凡八十四調隋有皇夏十四曲孝

孫制十二和以法天之成數凡三十一曲十二和者一曰豫和二曰順和三曰永和四曰肅和五曰雍和六曰

壽和七曰舒和八曰太和九曰昭和十曰休和十一曰正和十二曰承和調徒弔翻和如字

詔協律

郎張文收與孝孫同修定

漢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唐協律郎正八品上屬太常

寺

六月乙酉孝孫等奏新樂上曰禮樂者蓋聖人緣情

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

治直吏翻

御史大夫杜淹曰

齊之將亡作伴侶曲

北齊之時陽俊之多作六言歌辭淫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為陽五伴

侶

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

杜佑曰玉樹後庭花堂黃鸝留金釵兩鬢垂並陳

後主所造恒與宮中女學士及朝臣唱和為詩太樂令何胥採其尤輕艷者為此曲

其聲哀思

思相

吏翻行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曰

不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

夫音扶故樂音洛

憂者聞

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

聞樂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為公奏之

為于偽翻

公豈悲乎

右丞魏徵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

鍾鼓云乎哉

論語載孔子之言

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臣光曰臣聞垂能目制方圓心度曲直

垂古之巧人度徒洛翻

然不能以教人其所以教人者必規矩而已矣聖人

不勉而中

中竹仲翻

不思而得然不能以授人其所以授

人者必禮樂而已矣禮者聖人之所履也樂者聖人

之所樂也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

所樂音洛下所樂哀樂同

又思

與四海共之百世傳之於是乎作禮樂焉故工人執垂之規矩而施之器是亦垂之功已王者執五帝三王之禮樂而施之世是亦五帝三王之治已

治直吏翻下同

五帝三王其違世已久後之人見其禮知其所履聞其樂知其所樂炳然若猶存於世焉此非禮樂之功

邪

所樂音洛邪音耶

夫禮樂有本有文

扶夫音

中和者本也容

聲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須臾去於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臾遠於身興於閨門

著於朝廷被於鄉遂比隣

遠於願翻被皮義翻朝直遙翻比毗至翻又音毗

達於諸侯流於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飲食起居未

嘗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十百年然後治化周浹鳳凰

來儀也

決即協翻

苟無其本而徒有其末一日行之而百

日捨之求以移風易俗誠亦難矣是以漢武帝置協

律歌天瑞非不美也不能免哀痛之詔

見本紀

王莽建

義和考律呂非不精也不能救漸臺之禍

王莽令劉歆考定律

呂義和掌之班固取以志律歷漸臺事見漢淮陽王紀漸子廉翻

晉武制笛尺調金

石非不詳也不能弭平陽之災

晉武帝使荀勗定律平陽之災謂懷愍

二帝蒙塵也

梁武帝立四器調八音非不察也不能免臺

城之辱

四器謂制四通也事見一百四十五卷天監元年臺城之辱見一百六十二卷太清三年

然則韶夏濩武之音具存於世

舜樂曰韶禹樂曰夏湯樂曰濩周武王樂

曰武夏戶雅翻濩戶故翻

苟其餘不足以稱之

稱尺證翻

曾不能化一

夫況四海乎是猶執垂之規矩而無工與材坐而待器之成終不可得也况齊陳淫昏之主亡國之音暫

奏於庭烏能變一世之哀樂乎

暫與暫同樂音洛

而太宗遽

云治之隆替不由於樂何發言之易

易以
或翻

而果於非

聖人也如此夫禮非威儀之謂也

扶夫音

然無威儀則

禮不可得而行矣樂非聲音之謂也然無聲音則樂

不可得而見矣譬諸山取其一土一石而謂之山則

不可然土石皆去山於何在哉故曰無本不立無文

不行

記禮器
之言

奈何以齊陳之音不驗於今世而謂樂

無益於治亂何異睹拳石而輕泰山乎必若所言則

是五帝三王之樂皆妄也君子於其不知蓋闕如也

論語載孔惜哉
子之言

戊子上謂侍臣曰朕觀隋煬帝集文辭奧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已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桀紂之行

行下
孟翻

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

也
畿內有蝗辛卯上入苑中

出玄武門
北入禁苑

見蝗掇數枚

掇丁活翻又陟
劣翻拾取也

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

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為

民受災

偽為于翻

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上曰

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

朝直遙翻三息暫翻又如字

恐為

民害是以不多言給事中知起居事杜正倫曰臣職在

記言

古者有左右史天子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隋始置起居舍人貞觀二年省起居舍人移其

職於門下省置起居郎二員以其它官兼者謂之知起居注知起居事

陛下之失臣必書

之豈徒有害於今亦恐貽譏於後上悅賜帛二百段

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

言所談者惟苦行空寂也

侯景之亂百

官不能乘馬元帝為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

聽

事見一百六十五卷
梁元帝承聖三年

此深足為戒朕所好者

好呼
到翻

唯

堯舜周孔之道以為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

可暫無耳

以辰州刺史裴虔通隋煬帝故人特蒙寵

任而身為弑逆

事見一百八十五卷高祖武德元年按
通鑑紀事各為段凡改段處率空一字

別為一節此段頭既空字以
字之上各有上字文乃明

雖時移事變屢更赦令

更
工

衡幸免族夷不可猶使牧民乃下詔除名流驩州

貞觀
元年

改德州日南
郡曰驩州

虔通常言身除隋室以啟大唐自以為功

頗有缺望之色

缺窺瑞翻又於決翻怨望也

及得罪怨憤而死 秋

七月詔宇文化及之黨萊州刺史牛方裕絳州刺史薛

世良廣州都督長史唐奉義隋武牙郎將元禮並除名

徙邊

長知兩翻武牙郎將即虎牙郎將唐避諱改虎曰武將即亮翻

上謂侍臣曰古

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

啞

喑于今翻啞烏下翻

夫養稂莠者害嘉穀

夫音扶稂魯當翻莠與久翻稂莠皆惡草

害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

數所翻恐

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

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杜成